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明 代 文 學

錢基博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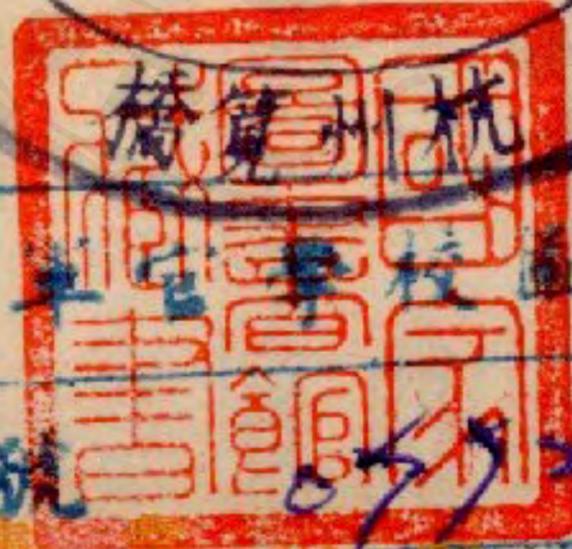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愛用圖書
備用書

明 代 文 學

錢基博著



空軍航空學校圖書館
登錄號 083.11
類號 8344

809



自序

自來論文章者，多侈譚漢魏唐宋，而罕及明代！獨會稽李慈銘極言明人詩文，超絕宋元恆蹊，而未有勘發。自我觀之：中國文學之有明，其如歐洲中世紀之有文藝復興乎？明太祖開基江淮，以逐胡元，還我河山，用夏變夷，右文稽古，士大夫爭自濯磨。而文則奧博排奡，力追秦漢，以矯歐蘇曾王之平熟；而宋濂劉基驂騮開道，以著何李王李之先鞭。詩則雄邁高亮，出入漢魏盛唐，以捄宋詩之粗硬，革元風之纖濃；而高啓李東陽後先繼軌，以爲何李王李開山。曲則明太祖導揚高則誠琵琶一記，盡洗胡元古魯兀刺之風，而易之以南詞之纏綿頓挫。至八股文，則利祿之途，俗稱時文者也。然唐順之歸有光縱橫軼蕩，則以古文爲時文，力求返虛入渾，積健爲雄；雖與詩古文體氣不同，而反本修古一也！然則明文學者，實宋元文學之極王而厭，而漢魏盛唐之拔戟復振，彈古調以洗俗響，厭庸膚而求奧衍，體制儘別，歸趣無殊。此則僕師心自得，而明史序文苑傳者之所未及知也！顧論文者，則狃桐城家言之緒論，而亟稱歸氏，妄庸七子。不知明有何李之復古，以矯唐宋八家之平熟；猶唐有韓柳之復古，

以球漢魏六朝之縟靡；有往必復，亦氣運之自然！明有唐順之歸有光輩，振八家之墜緒，以與七子相撐拄；不過如唐之有裴度段文昌等，與韓柳爲異，以揚六朝之頽波耳！而一代文章之正宗，固別有在也！又論者以錢謙益文爲穢爲雜，此亦拾桐城家之唾餘，而不免求全之毀！錢氏以明代文章鉅公，而冠遜清貳臣傳之首，人品自是可議！至於極推歐陽修，以爲真得太史公血脈，而下開歸氏；又翹歸氏以追配唐宋大家，因校刻震川集而序之，以發其指。然後知桐城家言之治古文，由歸氏以踵歐陽而闕太史公；姚鼐遂以歸氏上繼唐宋八家，而爲古文辭類纂一書；胥出錢氏之緒論，有以啓其塗轍也！特其爲文章，盛氣縟語，錯綜奇偶，七子之習，湔洗不盡；自與桐城之清真雅澹，而得歸氏之潔適者異趣！然以視湘鄉曾國藩之爲文，從姚鼐入手，而益探源揚馬，複字單誼，雜廁其間，務爲厚集其氣，使聲采炳煥，而戛焉有嘖者，何必不與錢氏後先同符！錢氏從王李入，而不從王李出；湘鄉從姚氏入，而不從姚氏出；自出變化，以不殊暖於一先生之言，亦何必此之爲是，而彼之爲非！然世論不敢薄湘鄉，而務集謗於錢氏，多見其不知類也！此與以耳食者何以異！至於譚詩者，則多爲朱彝尊明詩綜所囿，而以錢氏列朝詩集爲口實。不知朱氏以明詩綜而詆列朝詩集，譬如蠹生於木，還食其木何者？列朝詩

集明詩綜之底本也；何焯嘗惡而揭發之！不過文人矜誕，好謗前輩耳。詩至晚明，鍾譚異軍別張，錢氏朱氏皆所不喜，竟陵遂爲謗府。而夷考其實，鍾譚之詩，蹊逕別開，斬以幽冷，掾七子之絢爛，而爲秀峭以矯公安之容易，詩道窮而必變，亦如肥魚大肉，饜飫之過，而不得不思菜羹也！其詩出入中晚唐，郊島皮陸之間，么絃側調，亦有淵源，避熟就生，人自少見多怪耳！要之盛唐李杜，摹擬勢盡，厭故喜新，人情皆然！王士禎唐賢三昧集不取李杜一首，何嘗不與鍾譚所選唐詩歸同指！而士禎詩爲秀麗疏朗，鍾譚出以幽深孤峭，皆欲以偏師制勝；或詆鍾譚格局未完，雕鑿愈工，不知真氣彌傷！然士禎縹渺取神，風華富有，亦病性情不真；而一尸亡國之大詬，一爲盛世之元音，豈非所遭之時有幸不幸耶！僕懷此久，未有以發；商務印書館主人屬爲撰論，用布所蓄，以俟論定。而讀四庫提要著錄明人詩文集，覩記所及，每有尋聲逐響之譚，并爲隨事舉正以著於篇。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三日，無錫錢基博。



目次

第一章 文……………一

第一節 總論……………一

第二節 楊維禎 宋濂(附張孟兼) 劉基(附王禕徐一夔胡翰蘇平仲等)……………二

第三節 方孝孺(附解縉)……………一〇

第四節 楊士奇(附楊榮黃淮金幼孜) 楊溥……………一三

第五節 李東陽(附邵寶)……………一七

第六節 李夢陽 何景明(附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二〇

第七節 王守仁 楊慎……………二六

第八節 王世貞(附李攀龍) 宗臣(附吳國倫等)……………三二

目次

第九節	王慎中	茅坤	唐順之	歸有光	三七	
第十節	袁宏道	(附徐渭袁宗道)	鍾惺	譚元春	五二	
第十一節	錢謙益	艾南英	(附羅玘)		六三	
第十二節	張溥	陳子龍			六九	
第二章	詩	附詞			七一	
第一節	總論				七二	
第二節	楊維禎	(附貝瓊)	劉基	高啓	(附楊基張羽徐賁袁凱林鴻等)	七四
第三節	李東陽	李夢陽	何景明	徐禎卿	(附祝允明唐寅文徵明邊貢等)	楊
	慎	(附高叔嗣華察皇甫沖等)			八一	
第四節	李攀龍	王世貞	宗臣	謝榛	(附徐中行吳國倫)	九二
第五節	袁宏道	(附弟中道)	高攀龍		九六	
第六節	鍾惺	譚元春	(附程嘉燾陳繼儒)	陳子龍	(附詞)	九九

第三章 曲……………一〇四

第四章 八股文……………一〇五

第一節 總論……………一〇五

第二節 黃子澄 姚廣孝(附于謙)……………一〇九

第三節 唐順之(附王鏊) 歸有光(附胡友信)……………一一三

第四節 陳際泰 艾南英(附章世純羅萬藻邱義等)……………一二七

國家圖書館



004759249

明代文學

第一章 文

第一節 總論

近代文學之有明，如近古文學之有唐；蓋承前代文學之極王而厭以別開風氣者也。明有何景明、李夢陽之復古以矯唐宋八家之庸懦，猶唐有韓愈、柳宗元之復古以捄漢魏六朝之縲靡。唐有裴度、段文昌等揚六朝之頽波；亦與明有唐順之、歸有光輩振八家之墜緒，髣髴差似。大抵宋元以來，文以平正雅馴爲宗，其究漸流於庸膚；庸膚之極，不得不變而求奧衍。何李之起，文以沈博奧峭爲尙，其極漸流於虛矯；虛矯之過，不得不返而求平實。一張一弛，蓋理勢之自然。然漢魏之聲，由此高論於後

世，而與韓歐爭長；唐宋之文運，於是乎變！遷流以至晚明。錢謙益、艾南英準北宋之矩矱；張溥、陳子龍擷東漢之芳華，旗鼓相當，亦斐有文！明文源流，大抵如此。今博考諸家之集，參以衆論，錄其著者。

第二節 楊維禎 宋濂 劉基

明太祖起自畎畝，開國文臣，首稱金華宋濂字景濂；次則青田劉基字伯溫。而會稽鐵崖楊維禎字廉夫，獨以前朝老文學，厚幣安車，白衣宣至白衣還；士論高之，有大名！詩擅一時之雄，號鐵崖體；其爲詩以奇譎兀稟，自關町畦；而文則文從字順，演迤澄泓，傳有東維子文集三十一卷，附錄一卷（四部叢刊景印江南圖書館藏鳴野山房鈔本）其中文二十八卷。維禎遨嬉同塵，而自謂無所浼於世；著竹夫人傳以見志曰：

夫人，竹氏，名茹，字珍瓏，自號抱節君。其先爲孤竹君之子曰智，諫武王伐紂，不聽；遂不食周粟，餓於首陽山；且死，以其族告曰：『吾不食死！百年後，當有不食飲者爲吾女氏以捄世之濁熱！然未嘗如鎖子婦之墮其節也！』越若干世，爲宋之元祐年，果生夫人。夫人生而瘠如篋器，成將作匠之羅織；

巧慧其中，玲瓏空洞無他腸；又善滑稽圓轉；雖與人狎，其情邈，亦如木偶氏。諄夫人者無螽斯分；而善之者，則無內荒長舌之禍也！嘗見聘趙氏子，充家奴，畜之。豫章黃太史庭堅聞其人，作詩雪之，以爲：『憩臂體膝，辱夫人；而况又奴之乎！』夫人亦犯而不校。夫人自以家世素青節，終恥屈身於人；鉛華眉黛，弗之御矣；荆釵棘簪之微，一皆棄斥。而王后嬪妃下至公卿百執事，無不器重之；召亦無不往；然所在抱節，終身未嘗少污其潔。先是得長生久視術於羿娥氏，用能辟穀導引以應鼻祖氏之言。其蹤跡詭祕，當炎而出，方秋節遁去，或謂尸解，不知其終！

史氏曰：莊周稱：『姑射山有神人，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夫人豈其流亞歟？惟其辟穀不食飲，故老不死，人疑爲女仙。後人有見於葛陂者，與壺丈人同蛻去云。

其辭坦迤，絕無雕藻淫豔之態。顧名高而毀至。嘉定王彝至作文妖一篇以相詆誹，謂：『觀其文，以淫詞譎語，裂仁義，反名實，濁亂先王之道；顧乃柔曼傾衍，黛綠朱白，奄然以自媚。』亦可謂毀出於不虞者矣！而觀維楨之爲鹿皮子文集序曰：『言有高而弗當，義有奧而弗通，若是者，後世有傳焉？無有也。又况言龐而弗律，義淫而無軌者乎！』因歷舉唐人盧殷、李礎、樊紹述之言龐義淫；則亦非欲『以淫

詞譎語，裂仁義，反名實，濁亂先王之道。』者也！然宋濂誌其墓，謂『非先秦兩漢弗之學，久與俱化，見諸論撰，如覩商敦周彝，雲雷成文，而寒光橫逸，奪人目睛；』一則亦過情之譽矣！要其志在力駕宋人而卒未能力破宋人之藩籬，氣暢而詞適，亦不墮惡道；故與宋濂同其沖融清澹夷猶耳！惟維楨詞筆瘦拗，而濂則才章富健，則又不同。

元末文章以浦陽吳萊字立夫、浦江柳貫字道傳、金華黃潛字晉卿爲一朝之後勁。而濂初從萊學，又學於貫與潛，其授受具有源流。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於學無所不通，下筆纒纒不能自休；及事明太祖，在朝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會宴享律歷衣冠之制，四裔貢賦賞勞之儀，旁及元勳巨卿碑記刻石之辭，咸以委濂，屢推爲開國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門乞文者，後先相踵。外國貢使亦知其名，每問宋先生無恙。高麗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購文集。修元史，充總裁官，累官翰林院學士；四方學者悉稱爲太史公，不以姓氏。爲文章醇深演迤，而乏裁剪之功；體流沿而不返，詞枝蔓而不修，此其短也！吳萊恃氣縱橫，筆情閎肆；論者謂他人患其淺陋，而萊獨患其宏博。濂則得法於萊，而以才多爲累，亦與同譏。惟萊雄嶄矯舉而失之矜張，濂則敷腴朗暢而不免冗蕪；顧筆力適足以自振，故不以冗蕪

爲病。傳有宋學士文集七十五卷，（四部叢刊影印明正德間張潛刻本內分鑾坡集卽翰苑前集翰苑後集又翰苑續集翰苑別集芝園集芝園後集朝京藁）又宋文憲全集五十三卷，卷首四卷。（清嘉慶間嚴榮刻本）其爲竹溪逸民傳曰：

竹溪逸民者，幼治經，長誦百家言，造文蔚茂，喜馳騁，聲聞燁燁，起薦紳間，意功名可以赤手致；忽抵掌於几曰：『人生百歲，能幾旦暮！所難遂者適意爾！他尙何恤哉！』乃戴青霞冠，披白鹿裘，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大溪，篁竹脩脩然生。當明月高照，水光潏潏，共月爭清輝。逸民輒腰短簫，乘小舫，蕩漾空明中；簫聲挾秋氣爲豪，直入無際，宛轉若龍鳴深泓，絕可聽。簫已，逸民叩舷歌曰：『吹玉簫兮弄明月，明月照兮頭成雪！頭成雪兮將奈何！白漚起兮衝素波。』人見之，歎曰：『是誠世外人也！欲常見且不可得！况狎而近之乎！』性嗜鞠，種之滿園，顧視若孩嬰；黃花一開，獨引觴對酌，日入不倦。人讓其留物，怒曰：『舉世無知我！知我惟此花爾！一息自怡，尙可謂滯於物耶！』復愛梅，梅孕綠萼，微吐，赤脚踏雪中若溫，見輒凝視，移時，目不瞬，且大言曰：『知我者惟鞠；鞠已謝我去，幸汝梅繼之！汝梅脫又謝我去，我當上白鶴山采五芝耳！』白鶴山蓋溪上諸峯云。逸民年五十，益恬泊無所繫；

間私謂其友曰：『吾於世味愈孤矣！將漁於山樵於水矣！』其友疑其誕。逸民曰：『樵於水，志豈在薪。漁於山，志豈在魚。是無所利也；無所利，樂矣！子以子果滯於梅與與鞠耶？』君子以其語近道，有類於古隱者，相與傳其事，逸民所未嘗言，則無從知之矣！逸民，陳姓，洄其名，烏傷人。

史官曰：昔者李白與孔巢父等六人隱居徂徠山，世仰之以爲不可狎近，因號爲竹溪六逸。寥寥七百年後，而逸民亦以竹溪自名，若出一轍；豈聞風而興起歟？縱曰其地或殊，人之衆獨有異；高風絕塵，照映後先，其安有不同者歟？士之沉酣聲利而弗返者，盍亦知所自警歟！夫自范蔚宗著後漢書以隱逸登諸史傳，歷代取法而莫之廢者，其意又豈無所激歟！雖然，逸民之自爲則善矣！

或以濂一代文宗，比之宋之有歐陽修，而文章實非其倫！歐陽態有餘妍，而出之容與閒易。濂則筆無剩肆，而好爲縱橫馳驟。歐裕於養，濂逞其才。劉基負氣甚豪。明太祖嘗以文學之臣爲問。基對曰：『當今文章第一，輿論所屬，實在翰林學士臣濂！其次臣基，不敢他有所讓，又次則太常丞臣孟兼。』孟兼，張氏，名丁，以字行，浦江人，傳有白石山房逸藁二卷；（南京龍蟠里圖書館藏有鈔本）其詩文溫雅清麗，而奇氣燁然，不可掩抑，亦以追蹤於濂，宜基有以亟稱之也！

英雄邁有奇氣，而濂自命儒者。然基鍊氣入道，而不爲濂之汎濫；又造辭欲潔，亦不如濂之龔衍。濂蛟騰鳳起，其文瞻。基劍氣珠光，其辭蘄。清臣修明史，基傳稱：『基所爲文章，氣昌而奇；』奇則有之，昌非所尙！而四庫全書提要則曰：『濂文雍容渾穆，如天閑良驥，魚魚雅雅，自中節度；基文神鋒四出，如千金駿足，飛騰飄瞥，驀澗注坡；雖皆極天下之選，而以德以力，則有間矣。』此亦似是而非之論！其實濂閱放若有餘肆，差似雍容，未爲渾穆。而基則斂抑如恐絕塵，自中節度，豈欲飛騰。一肆一適，其大較也。基博通古今，文章精卓；傳有誠意伯劉文成公文集二十卷；（四部叢刊影印明隆慶壬申刻本）又清乾隆丙子刻本）其中郁離子二卷，雜文六卷。而郁離子者，在元季屏居青田山時所著之書，憤而有作，正名察治，託物取譬，以自命一家言者也。其辭曰：

楚太子以梧桐之實養梟而冀其鳳鳴焉。春申君曰：『是梟也，生而殊性，不可易也！食何與焉！』朱英聞之，謂春申君曰：『君知梟之不可以食，易其性而爲鳳矣；而君之門下，無非狗偷鼠竊亡賴之人也，而君寵榮之，食之以玉食，薦之以珠履；將望之以國士之報。以臣觀之，亦何異乎以梧桐之食養梟而冀其鳳鳴也！』春申君不寤，卒爲李園所殺；而門下之士無一人能報者。（千里馬篇）

郁離子曰：『豺之智，其出於庶獸者乎！嗚呼！豈獨獸哉！人之無知也，亦不如之矣！故豺之力，非虎敵也；而獨見焉則避；及其朋之來，則相與犄角之。盡虎之力，得一豺焉；未暇顧其後也，而犄之者至矣；虎雖猛，其奚以當之！長平之役，以四十萬之衆，投戈甲而受死；惟其知之不如豺而已！（魯般篇）』

瓠里子自吳歸粵。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送者未至，於是舟泊於澣者以千數；瓠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但視其敝蓬折櫓而破颿者，卽官舟也。』從而得之。瓠里子仰天歎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爲官民歟？則愛之者鮮矣！宜其敝也！』（靈丘丈人篇）

楚有養狙以爲生者，楚人謂之狙公。且日必部分衆狙於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實，賦什一以自奉；或不給，則加鞭箠焉。羣狙皆畏苦之，弗敢違也。一日，有小狙謂衆狙曰：『山之果，公所樹歟？』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歟？』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則吾何假於彼而爲之役乎？』言未既，衆狙皆寤。其夕，相與伺狙公之寢，破柵毀柙，取其積相攜而入於林中，不復歸。狙公卒餒而死。郁離子曰：『世有以術使民而無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覺也！一旦』

有開之，其術窮矣！（警聵篇）

擊搖之虛有鳥焉，一身而九頭；得食則八頭皆爭，呀然而相銜，灑血飛毛，食不得入咽，而九頭皆傷。

海鳧觀而笑之曰：『胡不思九口之食同歸於一腹乎！而奚其爭也！』（省敵篇）

辭譎而義貞，指小而喻大。其他九難放七發，逾麗得枚乘之體；會稽山水諸記，幽秀有柳州之意；其音

清越，殊勝濂也。義烏王禕字子充，與濂偕總裁修元史。太祖謂濂曰：『浙東人才，惟卿與王禕。才思之

雄，禕不如卿。學問之博，卿不如禕。』傳有王忠文公集二十四卷。（南京龍蟠里圖書館藏有明萬曆

刊本）而濂為之序，稱：『其文凡三變：初年所作，幅程廣而運化宏。壯年出遊之後，氣象益以沈雄。暨

四十以後，乃渾然天成，條理不爽。』則亦服禕之深矣！禕嘗薦天台徐一夔字大章者同修元史。一夔

不出，而有與禕論修史書；誦者稱其有鑒裁。傳有始豐藁十四卷。（南京龍蟠里圖書館藏有鈔配明

初刻本）又濂鄉人胡翰字仲子，從吳萊學，與濂同門；其文亦為黃潛柳貫所稱；傳有胡仲子集十卷，

（南京龍蟠里圖書館藏有明洪武刻本）其中文九卷，持論多切世用，文章與宋濂王禕相上下。而

濂獨亟蘇蘇平仲，以為不求似古人，而未嘗不似也！平仲，名伯衡，亦濂鄉人。濂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

太祖問代者。濂對曰：「臣鄉人蘇伯衡學博行修，文詞蔚瞻有法。」傳有蘇平仲集十六卷。（四部叢刊景印明正統壬戌本）而濂序其書曰：「精博而不麗澀。敷腴而不苛縟。」蓋文章踐逕與濂同，故相契合如此。而濂與基，皆不安爲宋人之文。明之有濂基以開何李之復古，猶唐之有燕。（張說）許（蘇頲）以爲韓柳之前茅也。

第三節 方孝孺

寧海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從宋濂學；濂門下知名士皆出其下。先輩胡翰蘇伯衡亦自謂弗如。孝孺顧末視文藝，恆以明王道，致太平爲己任。欲以駕軼漢唐，銳復三代，而毅然自命之氣，發揚蹈厲，時露於筆墨之間；其文章縱橫豪放，頗出入南北宋蘇軾陳亮之間；與濂同其瞻肆，而不同其枝碎。濂宏博而不免緩散；所病在取逕太闊大，遣詞太繁縟，未能渾灑流轉；故不知孝孺之直抒欲言，縱筆所之，疏快成片段也。傳有遜志齋集二十四卷。（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辛酉刻本）感物寫懷，每有悲天閔人之意。錄蚊對曰：

天台生困暑，夜臥絺帷中。童子持絜颺於前，適甚，就睡。久之，童子亦睡，投絜倚床，其音如雷。生驚寤，以爲風雨且至也！抱膝而坐；俄而耳旁聞有飛鳴聲，如歌如訴，如怨如慕，拂肱刺肉，撲股嚼面，毛髮盡豎，肌肉欲顫；兩手交拍，掌溼如汗，引而嗅之，赤血腥然！大愕，不知所爲，蹴童子，呼曰：『吾爲物所苦，亟起索燭照。』燭至，絺帷盡張；蚊數千皆集幃旁，見燭亂散，如螳如蠅，利觜飮腹，充赤圓紅。生罵童子曰：『此非嚼吾血者耶！皆爾不謹，褰帷而放之入！且彼異類也，防之苟至，烏能爲人害！』童子拔蒿束之，置火於端，其烟勃鬱，左麾右旋，繞床數匝，逐蚊出門，復於生曰：『可以寢矣！蚊已去矣！』生乃拂席將寢，呼天而歎曰：『天胡產此微物而毒人乎！』童子聞之，啞爾笑曰：『子何待己之太厚，而尤天之太固也！夫覆載之間，二氣絪縕，賦形受質，人物是分。大之爲犀象，怪之爲蛟龍，暴之爲虎豹，馴之爲麋鹿與庸狔，羽毛而爲禽，裸身而爲人，爲蟲，莫不皆有所養；雖巨細修短之不同，然寓形於其中，則一也。自我而觀之，則人貴而物賤。自天地而觀之，果孰貴而孰賤耶？今人乃自貴其貴，號爲長雄；水陸之物，有生之類，莫不高羅而卑網，山貢而海供；蛙黽莫逃其命；鴻雁莫匿其蹤；其食乎物者，可謂泰矣！而物獨不可食於人耶！茲夕蚊一舉喙，卽號天而訴之。使物爲人所食者，亦皆呼

號告於天；則天之罰人，又當何如耶！且物之食於人，人之食於物，異類也；猶可言也。而蚊且猶畏謹恐懼，白晝不敢露其形，瞰人之不見，乘人之困怠，而後有求焉！今有同類者，啜粟而飲湯同，畜妻而育子同也；衣冠儀貌，無不同者；白晝儼然乘其同類之間而陵之，吮其膏而噬其腦，使其餓踣於草野，離流於道路，呼天之聲相接也，而且無恤之者！今子一爲蚊所嚼，而寢輒不安；聞同類之相嚼，而若無聞；豈君子先人後身之道耶！天台生於是投枕於地，叩心太息，披衣出戶，坐以終夕！

頓挫瀏亮，一洗宋濂冗滯之敝；不得不有出藍之譽也！孝孺旣以不事成祖誅死；其文章亦禁不行，門人王稔藏遺稿，宣德（宣宗年號）間始稍傳播，原本凡三十卷，附錄一卷，乃黃孔昭謝鐸所編。世所傳二十四卷本，則正德（武宗年號）中，顧璘守台州時所重刊也！吉水解縉，字大紳，與孝孺同輩，而才氣放逸，下筆不能自休；當時有才子之目；迄今委巷流傳其少年宿慧諸事，多鄙誕不經；傳有解學士文集十卷；（南京龍蟠里圖書館藏有明嘉靖刻本）其奏議如大庖西封事、白李善長冤諸篇，俱明白剴切，有孝孺之風。大抵宋濂劉基，飽更世難，其辭斂，其意深。縉及孝孺新進用事，其文激，其氣銳。

第四節 楊士奇 楊溥

太祖之世，運當開國，多峭健雄博之文。成祖而後，太平日久，爲臺閣雍容之作，作者遞興，皆沖融演迤，不矜才氣；而泰和楊士奇名寓，（以字行）建安楊榮字勉仁，石首楊溥字弘濟，並世當國，歷相仁宗宣宗英宗三朝，黼黻承平；中外翕然稱三楊；推士奇文章特優，一時制誥碑版，出其手者爲多！仁宗雅好歐陽修文。士奇文平正紆餘，時論稱其髣髴。後來館閣著作，沿爲流派；所謂臺閣體是也；傳有東里全集九十卷，別集四卷。（南京龍蟠里圖書館中有藏有明天順刊本）錄沈學士墓碑曰：嗚呼！此吾友翰林學士沈公之墓！沈世家松江華亭。大考諱德輝，嘗爲郡史，平反冤獄百數十人；鄉稱長者！妣宋氏。考諱易，仕爲諮議參軍，無幾，棄官養親，而授徒里中，惇行倫誼，集五倫詩以教學者；而甘貧樂義，人號苦節先生。妣顧氏，有善德。二子：長卽公諱度，字民則。次粲，字民望。公天資溫雅敦實；自幼嗜學，博涉經史；洪武中，郡邑交舉文學，弗就；坐累謫雲南，跋涉萬里，處患難，其中裕然！時同謫者多名人，率於公交。達官重帥，爭欲迎致公館下。岷王具禮幣聘之；旣至，屢進直言，居無幾，辭去。

都督瞿能知賢下士，延於家塾爲弟子師，旦暮躬請益焉；其入京師也，以公偕行。時太宗皇帝初臨御，命翰林舉賢才。今體部尙書江陵楊公爲編修，以公名上，擢翰林典籍。方時制敕填委，旣視草，學士以下，率分書之。上獨覽公書稱善。一時翰林善書，如解大紳之真行草，胡光大之行草，滕用亨之篆八分，王汝玉梁用行之真，楊文遇之行，皆知名當世；而解及公之書，獨爲上所愛。凡玉冊金簡，用之宗廟朝廷，藏祕府，施四裔，刻諸貞石，傳於後世，一切大制作，必命公書。公之書婉麗飄逸，雍容矩度，兼篆八分；八分尤高古，渾然漢意；而日侍清密無閒，賞賜二品金織衣，新製象笏，鏤公氏名，塗金以賜；以其弟與子皆善書，皆官之近侍；父子兄弟，並榮於朝。古今以書遭承寵遇，莫或加公！書蓋公一藝耳！爲文章，尙興致，平淡雅則，不爲浮靡。事上必盡誠，被顧問必以正對。由典籍陞檢討，復陞修撰，遂陞侍講學士奉直大夫。仁宗皇帝賜誥命，進協正庶尹；贈其考奉直大夫協正庶尹，翰林侍講學士；其妣宜人；予誥歸焚黃，賜鈔給驛傳。宣宗皇帝臨御，進翰林學士，奉政大夫。年踰七十，再上章乞致仕歸，不聽。公事親孝，與弟粲友愛相篤終身；與人交，久益敬。爲人貞靜不苟附。初入翰林，鄉人有爲大宗伯者，得君有氣勢赫赫；朝士希進者日奔走其門；公以故舊獨自守，朱嘗輕造；間或邀公，

輒以禮辭；士論高之！閒暇，閉戶焚香，鳴琴賦詩以自樂；人號自樂先生。襟宇澄澹，風韻蕭散；所好惟載籍法書，名畫古器，自題其齋居曰樂琴書處；雜列花卉奇石；高人韻士至，必具觴酌，或吟或弈，意度翛然。所作詩文有滇南稿隨筆錄西清餘暇自樂稿，藏於家。年七十有八。一日微疾，猶作和王行儉詹事小洞天詞，明日捐館。宣德甲寅十月二十二日也。訃聞，上遣禮部郎中陳謨賜祭，給驛舟歸喪，命有司營葬。元配顧，贈宜人。繼陳。子二：芹先十五年卒。藻中書舍人，陞右大理寺副。孫男二：潮秀敏好學，先十年卒。次源。女三；長歸俞珙。餘在室。曾孫男一。士奇與公同入翰林，相交三十有三年，最相得；其歿也，蓋哭之慟！於是粲及藻求予表墓。予忍以衰朽而忘情老友哉！敬爲之表。

遣言措意，切近的當；然遽以擬歐陽修。亦似少過！歐陽氣逸韻流，意態無窮。士奇言盡而意止，趣味不長。只是紆徐委備，無艱難勞苦之態，所以得歐陽之髣髴；然亦以啓冗弱之病！歐陽意有餘於詞，故耐咀味，士奇詞或饒於意，不免蕪弱也！楊榮與士奇同主一代之文柄，而傳有楊文敏集二十五卷。（南京龍蟠里圖書館藏有明正統刻本）其文章雍容平易，體格與士奇略同。雖無深湛幽渺之思，縱橫馳驟之才，足以震耀一世；而透迤有度，醇實不炫。其它永嘉黃淮字宗豫有省愆集二卷，（南京龍蟠

里圖書館藏有明正統刊本。新淦金幼孜名善（以字行）有金文靖集十卷（南京龍蟠里圖書館藏有明弘治間刻本）春容雅步，頗亦肩隨。蓋其時天下康樂，故廊廟廣颺，具有氣象，操觚者亦不知也。獨楊溥以弘識雅操，驂駕三楊，而刻意適古，力摹昌黎，而不以文名，其集亦不傳。觀所爲承恩堂

記曰：

皇上嗣登天寶，嘉念蒼生，期底雍熙，圖任老成人，彌綸治化。少師吏部尚書蹇公實爲之冠。宣德七年秋，詔有司，若曰：『予有輔臣，粵自先朝，偉著德望，暨於今啓沃居多。予於庶政咨焉。予於庶官審焉。克允克諧，實惟其人。欲新厥居，以稱予優禮之意。其繪圖以進。』有司明日以圖進。弗稱。又明日更爲圖進。弗稱。上乃自規畫授有司。乃卜地於都城東南，厥位維陽，厥土維剛。董材於肆，厥木維良，厥石維貞，陶瓦維堅。乃卜日之吉，鳩工，哀高以平，築虛以實。引繩縮板，以垣厥周。乃建厥堂，翼之以室。乃闢厥路，重之以門。甃之甃之，塗之沐之，不踰月告成。祀先有廟，禮賓有館，庖有廚，汲有井，有庫有廐，以儲以牧。輪奐咸美，百用具備。復命大臣燕飲以落之，肴核酒醴，咸出大官。公謂翰林學士楊溥曰：『昔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當時善頌善禱者見稱於君子。子何以語我？』溥不敢以不

敏辭，乃酌而祝曰：「惟天佑國家，乃實以賢哲簡畀平格，復錫以壽，若周之畢公，策名文武之世，相成王，相康王，永光周室。公歷四朝，進位師保，享高年，輔聖天子，丕隆太平之運。溥於斯爲國家賀！」又酌而祝曰：「明盛之世，惠歸之德，君子享多福，而民咸樂其樂，是以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乃惟康侯。溥於斯爲天下蒼生賀！」又酌而祝曰：「福善之報，惟有德於民者爲盛！古昔名臣輔君致治，實功允德，孚達神明，身被光榮，澤流子孫，與國同久。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溥於斯爲公賀！」公酌而復曰：「聖天子之恩篤不敢忘！子亦可謂善頌者矣！」謹名其堂曰承恩堂，請書此以爲記。取材結體，摹誥範頌，有意矜練，又是一格；而與士奇榮之汗漫演迤者不同。雖出以平實雅淡，而矜持少變化，光燄不長；然何李之前軌也！

第五節 李東陽

茶陵李東陽，字賓之，歷相孝宗、武宗，工爲文章，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自明興以來，宰臣以文章領袖搢紳者，楊士奇後，東陽而已。傳有懷麓堂集一百卷，其中文稿六十卷；文章在難易之間，視士奇

爲刻意，而語未堅卓；比宋濂稍安閑，而意則膚泛。明史以典雅流麗稱之，不免譽非其實。然其爲之工者，亦能春容盡意，無矯揉造作之致；故能繼蹤士奇而主文章之壇坫。錄甲申十同年圖詩序曰：

甲申十同年圖一卷，蓋吾同年進士之在朝者九人，與南京來朝者一人而十，會於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吳興閔公朝瑛之第，圖焉者也。圖分爲三曹：自卷首而觀，其高顴多髯，髯強半白，袖手右嚮而側坐者，爲南京戶部尚書公安王公用敬。微鬚，鬚頰白，鳶肩高聳，背若有負而中坐者，爲史部左侍郎泌湯焦公孟陽。微鬚，多鬚，白麤麤不受櫛，面骨稜層起，左向坐，右手持一冊，冊半啓閉者，爲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祭酒事黃巖謝公鳴治。又一曹：微鬚頰面，笑齒欲露，左手握帶，右嚮而半者，工部尚書郴州曾公克明。虎頭方面，大目豐準，鬚髯微白而長，右手攜牙牌，左握帶，中左坐者，閔公也。白鬚，黎面，面老皺，兩手握帶，中右坐者，工部右侍郎泰和張公時達。無鬚，頰面，聳肩袖手而危坐，且左顧者，都察院左都御史浮梁戴公廷珍。又一曹：爲戶部右侍郎益都陳公廉夫者，面微長且頰，眉濃，髮半白，稍右嚮而坐。爲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時雍者，面微方而長，鬚鬢皓白，左手握帶，右手按膝而中坐。予則面微長而臞，髭數莖，白且盡，中若有隱憂，右手持一卷如授簡狀，坐而嚮左，居卷最後者，是

也。九人者，皆畫工面對手貌，槩得其形模意態；惟焦公奉使南國，弗及會，預留其舊所圖者而取之，故僅得其半而已。是日謝公倡爲詩，吾八人者皆和。焦公歸亦和焉。傳有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十者數之成，而亦數之漸。以吾十人者，得之於四十年之餘，良不爲少！然以二百五十人者，而不能二十之一；則謂之多，亦不可也。以年論之：閔公年七十有四，張公少二歲，曾公又少二歲，謝焦二公又少一歲。劉戴陳王四公又遞少一歲。予於同年爲最少，今年五十有七，亦已就衰。追憶曩時之少者壯者，使猝然而逢之，若不相識也！且以地以姓論之，無一同者。以官，則六部之與都察院，其署與職，亦莫能以皆同。蓋所謂不齊者如此！然據志效力，各執其事，以贊揚政化，期弼天下於熙平之域，則未始不同。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今固不可以貌論也。又何爵齒族里之足云乎！孔子論成人，以久要不忘爲次，而廉知勇藝文之禮樂者爲至。茲九人者之才之行，彙征類聚，建功業於天下，固將以大有成。惟予蹇劣無似，方懼名實之不副；而是心也，不敢以相負也。然則今日之會，豈徒爲聚散離合，時考而世講之具哉！唐九老之在香山，宋五老之在睢陽，歌詩宴會，皆出於休退之後。今吾十人者，皆有國事吏責，故其詩於和平優裕之間，猶有思職勤事之意；他日功成身退，各歸

其鄉，顧不得交倡迭和，鳴太平之樂以續前朝故事；則是詩也，未必非寄情寓意之地也。因粹而序之以各藏於其家。閔公名珪，張公名達，曾公名鑑，謝公名鐸，焦公名芳，劉公名大夏，戴公名珊，王公名軾，陳公名清，今各以字舉。而余則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長沙李東陽賓之也。進士舉於天順之八年，會則於弘治十六年癸亥三月二十五日；越翼日，乃序。

意度爛雅，步驟謹嚴，集中如此者不多見也！好文章，尤獎成後進，推挽才彥，學士大夫出其門者，卒粲然有所成就。而無錫邵寶字二泉，鄉試出東陽之門；故其詩文矩度，皆宗法東陽。東陽於其詩文亦極推獎，曾作信難一篇以贈，稱：『其集出入經史，蒐羅傳記，該括情事，摹寫景物，以極其所欲言，而無冗字長語，辛苦不怡之色，若欲進於古之人。』且以歐陽修之知蘇軾爲比。傳有容春堂集六十六卷。（南京龍蟠里圖書館藏有明嘉靖刻本）其文邊幅少狹而部勒有度，易而不率，暢而不蕪，體近東陽而無其末流冗闊膚廓之失；亦卓然以成一家者矣！

慶陽李夢陽字獻吉，起自窮邊，而才思雄鷲，卓然以復古自命。弘治時，李東陽以宰相主文柄，翕然爲天下宗！夢陽亦嘗執贄焉；獨譏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與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號七才子，而夢陽爲之魁。傳有空同集六十六卷。（南京龍蟠里圖書館藏有明萬曆刊本）盛氣矜心，欲駕八家而上之；其文則故作聱牙，範經鑄子，以艱深文其淺易。而雄邁之氣，足以振暉緩；生撰之句，足以矯平熟。風氣鼓盪，觀聽變易，所謂「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

錄禹廟碑曰：

李子遊於禹廟之臺，鑒長河之防，孤城故宮，平沙四漫，遐盼故流，北盡碣石，九派湮淤，雲草浩浩。於是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知王霸之功也！霸之功驩，久之疑。王之功忘，久之思。昔者禹之治水也，導川爲陸，易軌爲寧；地以之平，天以之成；去巢就廬，而粒而畊；生生至今者，固其功也，所謂萬世永賴者也。然問之畊者弗知，粒者弗知，廬者弗知，陸者弗知。故曰『王之功忘。』譬之天生物而物忘之，泳者忘其川，棲者忘其枝，民者忘其聖人，非忘之也，不知之也；不知自忘。及其蓄也，號呼而祈恤，於是智者則指之所從來，而廟者興矣！河盟津東也，蹙曠肆悍，勢猶建瓴；隄堰一決，數郡魚鼈。於

是昏墊之民，匍匐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役斯！』所謂思也。故不忘不大，不思不深。深莫如地，大莫如王，天之道也！霸者非不功也；然不能使之不忘，而不能使之不疑。何也？不忘者小，小則近，近則淺，淺則疑，如秦穆賜食善馬肉者酒是也。夫天下未聞有廟桓文者也！故曰：『予觀禹廟而知王霸之功也。』或問湯文不廟。李子曰：『聖人各有其至；堯仁舜孝，禹功湯義；文王之忠，周公之才，孔子之學，是也。夫功者，切於菑者也。大梁以菑故，是故獨廟禹。』是時監察御史澶州王子會按江南，登臺四顧，乃亦愴然而悲曰：『嗟乎！余於是而知功之言徵也！吾少也覽，嘗躡州城，眺滄渤，南目大梁之墟，乃今歷三河，攬淮泗，極洪流而盡滔滔，使非有神者主之，桑而海者久矣！尙能粒耶！畊耶！廬耶！能甦者寧耶！川者陸耶！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徵也！所謂『微禹吾其魚』者耶！所謂『美哉勤而不德』者耶！』於是飭所司葺其廟，而屬李子碑焉。王子，名溱，以嘉靖元年春，按江南，明年秋，代去。乃李子則爲迎送神辭三章，俾祭者歌之以侑神焉。其辭曰：

天門兮顯闢！赫赫兮雲吐！窈黃屋兮陸離！靈總總兮上下！羌若來兮儵不見！不見兮奈何！望美人徒怨苦，橫四海兮怒波！絢絃兮鐺鼓，神不來兮誰怒！執河伯兮顯戮，飭陽侯兮清路。靈靈兮來至，風

冷冷兮堂戶。舞我兮我醕。尸既飽兮顏酡。惠我人兮乃士乃粒。日云暮兮尸奈何。風九河兮濤暮雲。噎噎兮昏雨。王駕鳳兮驂文魚。龍翼翼兮兩旛。悵佳期兮難屢。心有愛兮易離。愛君兮思君。肴芳兮酒芬。君歸來兮庇吾民。

不懈及古，力求拔俗，大率類是！然不免瑣琢傷元氣，未能渾成天然。楊士奇、李東陽以暉緩見餘力，而或懦不能以自振，蕪不能以自裁。李夢陽、何景明以生奧得古致，而卒澀不能以自運，格不能以自吐。儻知此之所以得，卽徵彼之所爲失，亦文章得失之林也。

信陽何景明字仲默，與李夢陽俱倡爲復古之學。夢陽最雄駿。景明稍後出，相與頡頏。然二人天分各殊，規模不同。夢陽才雄而氣盛，故枵張其詞。景明慮詳而力緩，故斂抑其氣。而未脫盡古人畦封以造於渾化則一。斯摹擬之蹊逕也。景明傳有大復集三十八卷。清乾隆間何氏重刻本咸豐重刻本。錄師問曰：

有問於何子者曰：『今之師，何如古之師也？』何子曰：『古也有師，今也無師。』『然則今之所謂師者何稱也？』曰：『今之所謂師也，非古之所謂師也。其名存，其實亡，故曰無師。』曰：『古之師可』

得聞歟？』曰：『古者教之之法，曰性。曰倫。性則仁，義，禮，智，信，是也；倫則君臣，父子，兄弟，長幼，朋友，是也；於是而學焉以由之曰道；學焉以得之曰德；用之而足以舉於天下曰業。是故古之師，將以盡性也，明倫也，則其道德而蓄其業也，是謂古之師也。』曰：『何謂今之師？』曰：『今之師，舉業之師也；執經授書，分章截句，屬題比類，纂摘簡略，剽竊程式，傳之口耳，安察心臆，叛聖棄古，以會有司。是故今之師，速化苟就之術，干榮要利之媒也。』曰：『師止是二者乎？』曰：『否！不止是也！漢有經師，作訓詁以傳一家之業者也；君子有尙之。唐宋以來，有詩文師，辨體裁，繩格律，審音響，啓辭發藻，較論工鄙，咀嚼齒牙，媚悅耳目者也；然而壯夫猶羞稱之！故道德師爲上；次有經師；次有詩文師；次有舉業師。師而至於舉業，其卑而可羞者，未有過焉者也。』曰：『然則廢舉業已乎？』曰：『何可廢也！今之取士之制也，士進用之階也。』曰：『是旣不可廢，子何謂其卑而可羞也？』曰：『吾所謂卑而可羞者，非其制使然也；師舉業者之敝也！古之師之教者，立廉恥之節，守禮義之閑，不重貴富，不差貧賤，不詘身於威武，不失志於患難，故上樂得人而用之。夫今獨不欲得是人用哉！顧以身求之，勢爲難也，故以言觀之；以言觀之，故有科舉之制；豈逆其師之教弟子之學，乃以爲利之門也！嘗見今之爲』

其子弟求師及其子弟之願學者，口訪耳探，有告之曰：『某，高官也！其前，高第也！其舉業，則精也！其師之！』於是雖千里從之也！又告之曰：『某，未有高官也！未有高第也！其道德則可師也！』於是雖比舍弗從之矣！夫巫醫樂工，與凡百工相師法以習其技藝，所以求食也；安有士相師以求食而可爲也！此吾所謂卑而可羞者也。』曰：『若是則何如而可也？』曰：『今之舉業，所習者，固古聖人之言也；因其言，求其道，修之內而不願乎其外，達則行之，困則存之；與斯教也，安知今之師非古之師哉！』問者於是避席曰：『今日乃承益我以師之說。』

景明志操耿介，尙節義，鄙榮利，與夢陽並有國士風。兩人爲詩文，初相得甚懽；名成之後，互相詆譏。夢陽主摹倣，而景明則主創造，各樹堅壘不相下。兩人交游，亦遂分左右袒。景明之才，本遜夢陽，而其文章閑雅穩稱，不如夢陽之奇崛博奧，而亦無夢陽張脈憤興之敝。然天下語詩文，必並稱何李；又與邊貢、徐禎卿並稱四傑。邊貢，字廷實，歷城人，有華泉集十四卷；徐禎卿，字昌穀，吳縣人，有迪功集六卷；皆以詩名，而文非所長。七子之中，惟武功康海字德涵文章岸異，何景明異厥驅邁，李夢陽謝其雄渾，筆力天矯，有對山集十卷；其擬廷臣論寧夏事狀及鑄錢論諸篇，尤洞爽軒闢，稱心而談，雖不如夢陽之

迥鍊；然其逸氣往來，翛然自異；固在夢陽之割剝秦漢者上也！鄆縣王九思，字敬夫，有《漢波集》十六卷，自序稱：『始爲翰林時，詩學靡麗，文體萎弱，其後德涵獻吉導予易其習。獻吉改正予詩藁，而文由德涵改正者尤多』云云。詩體文格，差得二人髣髴。然詩之富健，不及夢陽。文之粗率，尤甚於海。虎賁貌似，無足貴爾！儀封王廷相，字子衡，傳有王氏家藏集六十八卷，其詩文列名七子之中，而軌轍相循，亦不出北地信陽門戶云。

第七節 王守仁 楊慎

何李復古之聲既高，天下從風而靡，以艱深鉤棘，相與剽剝古人，求附壇坫。而於時有大儒出焉，曰餘姚王守仁，字伯安，特以致良知紹述宋儒象山陸氏之學；而發爲文章，緣筆起趣，明白透快，原本蘇軾；上同楊士奇李東陽之容易，而力裁其冗濫；下開唐順之歸有光之寬衍，而不強立間架。初與李何諸人倡和，後大有所悟，斷然棄去；社中人皆深惜之。曰：『學如韓柳，不過文人；辭如李杜，不過詩人；惟志心性之學，以顏閔爲期者，乃人間第一等德業也。』身繫風氣之中，而文在風氣以外，直抒胸臆，

沛然有餘，不斤斤於格律法度之間；而不支不蔓，稱心出之，儻亦致良知之形諸文章者耶！傳有王文成全書三十八卷，（四部叢刊影印明隆慶間謝廷傑刻本，清光緒間浙江書局刻本）其中文錄五卷，別錄十卷，錄寄楊邃菴閣老書曰：

前日嘗奉啓，計上達。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忻忻然動顏相慶，皆爲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生憂，以爲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而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己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僨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爲歟？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

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旦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儉生苟免者之所能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某受知門下，不能效一得之愚以爲報；獻其芹曝，惟鑒其忱悃而憫其所不逮，幸甚！

守仁未講學時，先與同輩學作詩文；故講學之後，其往來論學書及奏疏，皆紆徐委備，如曉事人語，洞澈中邊；雖識見之高，學力之到，然其得力，未始不在少年時一番簡練揣摩也！寄楊邃菴閣老書，集中題下注癸未；按年譜，爲嘉靖二年，守仁五十二歲作；條達疏暢，如水到渠成，自然洄瀾；所謂『文章老更成』也。而其早年之作，亦有摹擬爲古，未臻於渾化者。如黃樓夜濤賦，文尾署弘治甲子，爲弘治十七年，時守仁三十三歲。而臥馬塚記、賓陽堂記、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玩易窩記諸篇，題下注戊辰，則正德三年，守仁三十七歲。是時學道未成，而刻意爲文，吐詞命意，力求適古；想與何李爲聲氣之求耶？然氣疏以達，不如夢陽之矜重；而亦無其僻澀聱牙之病。簡鍊醇雅，波瀾氣焰，未極俶奇偉麗之觀；而春容爾雅，無艱難勞苦之態；條達疏暢，故天性也！至濬河記，題下注乙酉，爲嘉靖四年，守仁五十四歲時作；亦簡練以爲古者；然抑遏蔽掩，斂氣爲勁，亦與夢陽之叫囂恣肆者不同。然故集中之別出機杼者矣！余故特表而出之。

與何李諸子交游接席，而文章不在聲氣之中者；曰王守仁，曰新都楊慎，字用修。然慎與守仁蹊逕亦不同。守仁春容疏快，體出宋人，於楊士奇、李東陽爲近；而不同楊李之庸膚。慎則博奧奇麗，推本

秦漢，與何景明、李夢陽略同；而不爲何、李之僻澀。蓋皆卓然有以自樹立於斯文絕續之會，而不苟徇風氣，亦不故爲違異者也。慎幼警敏，十一歲能詩，十二歲擬作古戰場文，過秦論，長老驚異。入京賦黃葉詩，李東陽見而嗟賞，令受業門下；而文章肆力於古，不落東湯窠臼。傳有升菴集八十一卷。（南京龍蟠里圖書館藏有明萬歷刻本，又有乾隆六十年養拙山房重刻本。）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爲第一！然論說考證，往往恃其強識，不及檢核原書；而恃氣求勝，證佐不足，輒造古書以實之。因蒐考婦人弓足，遂造漢雜事祕辛，以爲起於後漢也。其文曰：

建和元年四月丁亥，保林吳姁以丙戌詔書下中常侍超曰：『朕聞河洲窈窕，明辟思服。擇賢作儷，隆代所先。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所遺少女，有貞靜之德，流聞禁掖。其與姁並詣商第，周視動止，審悉幽隱，其毋諱匿。朕將採焉。』姁卽與超以詔書趨詣商第。第內謹譟，食時，商女女瑩從中閣細步到寢。姁與超如詔書周視動止，俱合法相。超留外舍；姁以詔書如瑩燕處，屏斥接待，閉中閣子。時日晷薄辰，穿照蜃窗，光送著瑩面上，如朝霞和雪，豔射不能正視；目波澄鮮，眉嫵連卷；朱口皓齒，修耳懸鼻；輔鬢頤頰，位置均適。姁尋脫瑩步搖，伸髻度髮，如黝髥可鑑；圍手八盤，墜地加半。握已，乞緩私

小結束。瑩面發頰抵攔。媼告瑩曰：『官家重禮，借見朽落，緩此結束，當加鞠翟耳！』瑩泣數行下，閉目轉面內向。媼爲手緩，捧著日光，芳氣噴襲；肌理膩潔，拊不留手；規前方後，築脂刻玉，胸乳菽發；臍容半寸許珠；私處墳起，爲展兩股，陰溝渥丹，火齊欲吐；『此守禮謹嚴處女也！』約略瑩體，血足榮膚，膚足飾肉，肉足冒骨；長短合度，自顛至底，長七尺一寸；肩廣一尺六寸；臀視肩廣減三寸；自肩至指，長各二尺七寸；指去掌四寸，肖十竹萌削也；髀至足長三尺二寸，足長八寸，踳跗豐妍，底平指斂，約縑迫袜，收束微如禁中。久之，不得音響。媼令催謝，『皇帝萬年。』瑩乃徐拜，稱『皇帝萬年。』若微風振簫，幽鳴可聽。不痔不瘍，無黑子創陷及口鼻腋私足諸過。『臣妾媼女賤愚，言不宣心，書不符見；謹祕緘，昧死以聞。』時夜漏三下，太后猶御壽安殿，發緘歡喜，願語帝曰：『吾入宮後，知有幼妹；然中外隔闕，目所未見，不謂爭達如爾。』明日詔下有司議禮。有司奏曰：『謹按春秋，迎王后於紀，在途則稱后。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女，今大將軍參錄尙書事乘氏侯冀女弟，膺紹聖善，舊協潛邸；結婚之際，有命旣集；宜備禮章，時進徵幣，請下三公太常按禮儀奏可，一準孝惠皇帝納后故事。』

楊慎序稱『漢雜事一卷，得於安寧州士知州董氏；卷首有祕辛二字不可解，要是卷帙甲乙名目。』然御覽諸書，亦有漢雜事，而略不及此；按之後漢書，事實乖刺不相應；卽慎所僞作也。特以多見古書，含英咀華，事儘淫豔，文極樸古，不見鄙穢，吐屬馨逸，賢於何李諸家，窒塞艱澀，不可句讀者遠已。

第八節 王世貞 宗臣

明代文章，自前後七子而大變。前七子以李夢陽爲冠；何景明附翼之。後七子以歷城李攀龍字于鱗者爲倡；太倉王世貞字元美者應和之。後攀龍先逝，而世貞名位日昌，聲氣日廣，著述日富，壇坫遂躋攀龍上。然尊李夢陽，排李東陽，重振前七子之旂鼓者，攀龍實先登之梟也！其持論謂：『文自西京，詩自天寶而下，俱無足觀！』於本朝獨推李夢陽。而世貞與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翕然和之；非是則詆爲宋學！諸人多少年，才高氣銳，視當世無人，互相標榜，號七才子。攀龍才思勁鶩，名最高；獨心重世貞；天下亦并稱王李；又與何景明李夢陽並稱何李王李。第世貞聲華意氣，駕出何景明。而攀龍才思識力，遠遜李夢陽。何者？才不如夢陽之大，斯氣不能以自運；學不如夢陽之深，故句不能

以自造；而割剝秦漢，生砌硬填，徒見詰屈其詞，塗飾其字；傳有滄溟集三十卷，附錄一卷（南京龍蟠里圖書館藏有明隆慶刻本又有清道光重刻本）其中文十六卷，聲牙棘口，讀者至不能終篇。而世貞則亟稱之曰：『李于鱗如商彝周鼎，海外環寶；身非三代人，與波斯胡，可重不可議。』然其辭愈古，其章彌碎。其氣愈矜，其意彌隱。世貞始與攀龍狎主文盟；攀龍歿，獨操柄二十年，才最大，地望最顯，令聞廣譽，籠蓋海內。其持論『文必西漢，詩必盛唐；大歷以後書勿讀。』一本攀龍。而讀其文，奇桀自喜，出之沛然；記事文尤蔚跂，反復低昂，不似滄溟集兀臬也。嘉靖以來首輔傳，詞氣鏗訇，髣髴史漢，使人精神振發；第字句剽襲，往往不能帖妥，斯則攀龍之同調，而何李之嗣響也已。傳有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續稿二百七卷（南京龍蟠里圖書館藏有明世經堂刻本）又有弇山堂別集一百卷（廣州局刻本）自來文集之富，未有過於世貞者。錄華孟達集序曰：

無錫有華孟達者，一日而以書數百言自通，且贄其詩若文三卷曰：『今天下稱龍門者必以子。夫龍門者，其左右夾上造霄漢，西來之流，徑萬里而下，束三級，齒石成霜雪，噫聲成霆擊。倍尋之鯉，一過之，則神靈起於鬚鬣間；上帝饗之，爵爲應龍。乃不佞之鯉則異是！子幸而汰之乎？吾將去而攻吾

疾。其又幸而姑誌之乎？吾將去而益煉吾質以俟乎他日。』余既異其言，爲之稍讀其書；而中有與其宗人往復者，亦類是云。宗人而好慕爲古文辭，則從與爲古文辭；其欲梓行之，則勿敢也。曰：『吾且折衷於衡藝者。遠而左馬莊屈建安杜李，吾師之。近而北地濟南，吾儀之。然無若王子之當吾世也！吾其從折衷矣！』余益異之，乃爲竟其詩若文。詩體出入中古，躡長慶而擊永嘉，清楚冲夷，有悠然自賞之味。文筆尤峻潔；裁之，則駟邕之小言也；暢之，則昌黎河東之順軌也；乃尺牘蕭蕭乎人意表矣！夫此孟達境也！孟達之爲識，逾是境而三舍矣！毋乃猶有待者才也。其才僂及境矣；毋乃猶有待者學也，夫學者，充才者也。才者，趣識者也。吾姑誌之，而孟達姑聽之。雖然，孟達以吾言而信可也，是亦且梓而行矣。其所以行者何也？對授人以彈射也。昔者文信侯爲呂覽，布之咸陽市，而榜其上曰：『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而人莫敢增損也。其識者竊笑之矣！異代子雲聞而詫曰：『惜不以我往！將席卷其金以歸。』則又笑之。其所以笑者何也？爲文信侯之挾詐，而子雲之見事晚也。今孟達居貧賤，而名未卽就，不足以脅人之耳目而易其真。天下而信之，則真信也。其猶有彈射者，皆孟達之不朽地也；是何世之爲孟達龍門者衆也！孟達亟稱有郁人文者，其鯉耶？其龍門耶？請質之。

而不以非，則置弁焉。

是世貞之學秦漢而臻於渾化者；節節頓挫，不矜奇辭奧句；而字字若履危崖而下，落紙乃遲重絕倫；得古人遒峻之致，而不襲奧僻之詞，學秦漢者當以此爲法。而明史以『藻飾太甚』爲世貞病，此或論其詩耳！若就文論文，則摹秦仿漢之中，自有灑氣行乎其間，抑揚爽朗；如書應生事一篇，遙逸橫生，於詰屈之中，發揮奇趣；何可以摹擬二字一筆抹殺耶！所以世貞之與攀龍，摹擬秦漢同，而所爲摹擬則異。攀龍祇剽其字句。世貞時得其胎息。然七子之學，得於詩者較深，得於文者頗淺；故其詩多自成家，而古文則鈎章棘句，剽襲秦漢之面貌者，比比皆是；故不獨一攀龍。若乃跌宕俊逸，不徒以鈎章棘句爲能事者；七子中，惟世貞；其次則興化宗臣字子相；傳有宗子相集十五卷，（南京龍蟠里圖書館藏有明嘉靖刻本）文筆疎爽，無剽剗填砌之習。錄報劉一丈書曰：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卽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餽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書中情意甚殷，卽長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長者深也！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稱位』語不才；則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稱，固自知之矣！至於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爲甚！且今之所謂孚者何哉？日夕策

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故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即門者持刺入；而主人又不即出見；立廐中僕馬之間，惡氣襲衣袖，即飢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即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雞鳴，即起盥櫛，走馬抵門。門者怒曰：『爲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恥之，強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廐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上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然後命吏納之，則又再拜；又固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日來，幸無阻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即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即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語人曰：『某也賢！某也賢！』聞者亦心計交贊之。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長者謂僕能之乎！前所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即經年不往也；閒道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之褊衷，以此長不見悅於長吏；僕則愈益不顧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而

已！長者聞之，得無厭其爲迂乎！鄉園多故，不能不動客子之愁。至於長者之抱才而困，則又令我愴然有感。天之與先生者甚厚；無論長者不欲輕棄之，卽天意亦不欲長者之輕棄之也；幸寧心哉！淋漓噴薄，無復摹秦仿漢之習；而感槩中出恢詭，乃極似太史公游俠列傳敘楊惲報孫會宗書。至其西門西征二會夜談諸記，則摹擬之迹未化，而氣體便形窘拘；然紆徐委備，雅健有度，絕無叫囂矜張之態；斯則攀龍之所不如者已！臨清謝榛，字茂秦，傳有四溟集十卷，（明俞憲編盛明百家詩中有之）詩獨有名。長興徐中行，字子輿，傳有天目山堂集二十卷，附錄一卷。（南京龍蟠里圖書館藏有明萬曆刊本）興國吳國倫，字明卿，於七子中最老壽後死；好客輕財，聲名藉甚！求名之士，不東走太倉，則西走興國。世貞歿，國倫猶無恙，傳有甌甄洞橐五十四卷，續橐二十七卷，亦夥頤沈沈者也！

第九節 王慎中 茅坤 唐順之 歸有光

何李王李，後先炫耀，方以鉤棘塗飾相高。而有人焉，獨以歐曾相撐拄，章妥句適，雍容和雅，卓然以名家者；曰晉江王慎中字道思。慎中爲文，初主秦漢，襲何李之論，謂東京下無可取；已悟歐曾作文

之法，乃盡焚舊作，一意師倣，尤得力於曾鞏。唐順之初不服，久亦變而從之。天下稱之曰王唐家。居問業者踵至；李攀龍、王世貞後起，力排之，卒不能掩；亦猶何景明、李夢陽之於李東陽，能掩而勝之，終不能擠而廢之也。而攀龍亦慎中提學山東時所取士。慎中傳有遵巖集二十五卷。有李東陽之演迤詳贍，而無其庸音膚詞。得曾鞏之醇厚典碩，而饒有悠情逸韻。錄送程龍峯郡博致仕序曰：

嘉靖二十三年，制當黜陟天下百司，庶職報罷者凡若干人。而吾泉州儒學教授程君龍峯名在有疾之籍，當致其事以去。程君在學，方修廢起墜，蒐遺網失，以興學成材爲任；早作晏休，不少惰怠；耳聰目明，智長力給，非獨精爽有餘，意氣未衰；至於耳目之所營注，手足之所蹈持，該涉器數而周旋儀等，纖煩勞憊，莫不究殫勝舉。不知司枋者奚所考而名其爲疾也？黜陟之典，將論賢不肖以馭廢置。人之有疾與否，則有命焉；賢不肖之論，非可倚此以爲斷也；況於名其爲疾者，乃非疾乎！人之賢不肖，藏於心術，效於治行，其隱微難見而形似易惑，故其論常至於失實；非若有疾與否，可以形決而體定也。今所謂疾者，其失若此！則於賢不肖之論，又可知矣！此余所以深有感也！又有異焉！古者憲老而不乞言。師也者，所事也，非事人也；所謂『以道得民』者是也。責其筋力之強束，課其骸骨

之武健，是所以待猥局冗司之末也。古之事師也，其飲食，於飯患其噎，於齋患其哽，而祝之也；其居處，於坐則有儿，於行則有杖，皆所以事師而修其輔羸攝疴之具；未聞以疾而罷之也！古之道，其不可行於今乎！程君之僚與其所教諸生，皆恨程君之去，謂其非疾也。余故論今之失而及古之誼，使知程君雖誠有疾，亦不可使去也！君去矣！斂其所學以教鄉之子弟，徜徉山水之間，步履輕翔，放飯決肉，矍鑠自喜。儻有訝而問者，君胡無疾也？聊應之曰：『昔者疾而今愈矣！』不亦可乎！

優游緩衍而不矜張作態，繁簡廉肉不失法；入後餘韻悠然，戲笑甚於怒罵；是悟歐曾作文之法者也；以視七子之氣嘶響囂，作如許張致者，真覺春容大雅矣！

歸安茅坤，字順甫，少喜爲文，每謂當跌宕激射似太史公。嘗夢共太史公抽書石室，面爲指畫；唐以後若薄不足爲者，及從唐順之遊，順之乃疾折之曰：『唐之韓，猶漢之馬遷；宋之歐曾二蘇，猶唐之韓子，不得致其至；而何輕議爲也！』久而從其說，則以爲『唐韓愈柳宗元宋歐陽修曾鞏蘇氏兄弟之於漢馬遷，大略琴瑟枳敵，調各不同；而其得萬物之情以肆於心，則一也。近代以來，學士大夫之操觚爲文章，無慮數十百家；其以雲吻露喻，虎嘯鷲攫之材，揚聲藝林者，亦星見踵出；然於僕所謂萬物之

情，或在置而未及也！嗟乎！隋唐之文，其患在靡而弱；而退之出而振之，固已難矣！迺若近代之文，其患在勦而賸；有志者苟欲出而振之，而其爲力也，不尤戛戛乎其難矣哉！顧所靳嚮在太史公；其次韓愈。而謂：『昌黎之奇，於碑誌尤爲巉削。予竊疑其於太史公之旨，或屬一間；以其盛氣指抉，幅尺峻而韻折少也！太史公所爲史記百三十篇，除世所傳褚先生別補十一篇外，其他帝王世系，或多舛訛；制度沿革，或多遺佚；忠賢本末，或多放失；而要之指次古今，出入風騷；譬之韓白提兵而戰河山之間，當其壁壘部曲，旌旗鉦鼓，左提右挈，中權後勁，起伏變化，若一夫劍舞於曲旃之上，而無不如意者；西京以來，千年絕調也！班固漢書嚴密過之；而所當疎宕逾逸，令人讀之，杳然神遊於雲幢羽衣之間，所可望而不可挹者；予竊疑班掾猶不能登其堂而洞其竅也！而況其下者乎！唐以來，獨韓昌黎爲文，極力鑱畫，不可不謂之同工也！間按順宗皇帝實錄與秦始皇本紀，讀之，莫不相及；抑可概見其微矣！』而明以來，學者知由韓歐沿洄以溯太史公，而定遜清三百年文章之局者，坤實有開山之功也！王慎中優游緩衍，得歐陽修曾鞏之法。而坤則疏宕逾逸，有蘇軾王安石之態；傳有白華樓藏橐十一卷，續橐十五卷，吟橐八卷，玉芝山房橐二十二卷，老年錄七卷。錄與查近川太常書曰：

林臥既久，遂成懶癖。春來讀歲書，始知浮生已四十九；因憶解印綬五六年；別兄京兆來，則又八九年；僕束髮來所深交如兄者能幾；荏苒離愁，倏若羽馳如此！間抽鏡對之，髮雖未莖白，漸索矣！顏亦漸黝且槁矣！嚮之所欲附兄輩馳驅四方，數按古名賢傳記所載當世功業，輒自謂未必不相及；氣何盛也！而今何如哉！頃者候董甥之使自京邑還，得兄與施驗封書，大略並嗟僕日月之如流，林壑之久滯；謂一切書問，不當與中朝之士遂絕；非肉骨心腎之愛，何以及此！甚且一二知己，或如漢之人所以嘲子雲者，面噴僕曰：『某，今之賢者也。彼方位肘腋，中外之士所藉以引擢者若流水；若獨流滯中林者，殆以世皆尙黑，而子獨白耳！』僕笑而不應。而使自兄所來，辱兄口諭之，亦且云云。嗟乎！兄愛矣！而未之深思也！僕嘗讀韓退之所誌柳子厚墓銘，痛子厚一斥不復，以其中朝之士，無援之者。今之人或以是罪子厚氣岸過峻，故人不爲援。以予思之：他鉅人名卿，以子厚不能爲脂韋滑澤，遂疎而置之，理固然耳！獨怪退之於子厚，以文章相頡頏於時，其相知之誼，不爲不深！觀其於敍子厚以柳易播，其於友朋間，若欲爲欷歔而流涕者。退之由考功晉列卿，抑嘗光顯於朝矣！當是時，退之稍肯出氣力謁公卿間，如三上宰相書十之一二焉；子厚未必窮且死於粵也！退之不能援之

於綰帶而交之時，而顧弔之於墓草且宿之後，抑過矣！然而子厚以彼之才且美，使如今之市人，攫十金之利者，鳧唼蒲伏以自媚於當世；雖無深交如退之，文章之知如退之，當亦未必終擯且零落以至於此！而今卒若爾者，寸有所獨長，尺有所獨短。子厚寧飲瘴於鈇鉞之潭，而不能遣一使於執政者之側；寧以文章與椎髻卉服之夷相牛馬，而不能奴請於二三故知如退之輩者；彼亦中有所自將故也。後之人，寧能盡笑而非之耶！吾故於退之所誌子厚墓，未嘗不欲移其所以弔子厚者，而唁且詰乎退之也！然子厚在當時，其所同劉夢得附王叔文輩，蓋已陷於世之公議然耳！後有士，其文章之盛，雖或不逮；而平生所從吏州郡及佩印千里之間，文武將吏，未嘗不憐其能，而悲其罷官之無從者；假令有當世之交如退之，官不特考功，顯不特列卿；其他所引擢天下之士，踵相接也。其獨噴子厚所不能，而爲之耳無聞，目無見乎！抑亦憐其文章不遽在子厚下，故所並聲而馳者；其官業所奮，猶爛然其在世之耳目；或不當終擯而萎翳之也！將矜其愚，引其不能，而移其所引擢他人者而爲之力乎！噫！僕至此，亦可投筆而自嘲矣！又何必人之嘲我爲也！適遣使護少弟某謁選京邑，當過兄所問起居，且思有以復兄之口諭云云也；不覺嘔吐至此。幸兄共一二知己，度僕生平之交，

其文章之深，氣力之厚，有如子厚之於退之者乎！脫或過焉，幸以其勿獨嗔子厚而少爲之巽言而請也！退之苟有知，未必不自悔恨於九原也已！何如何如！

坤爲古文，刻意學司馬遷韓愈而不能；乃似蘇王，最心折唐順之。順之喜唐宋諸大家文，所著文編，唐宋人自韓柳歐三蘇曾王八家外，無所取。故坤選八大家文鈔以與史記鈔相表裏；文鈔行而文編廢。鄉里小生，無不知茅鹿門（坤別號）以八大家文鈔也。而唐宋八大家之目自此始！

武進唐順之，字應德，學問淵博，自天文、地理、樂律、兵法以至句股壬奇之術，無不精研。其文章法度，具見文編一書，所錄上自秦漢以來，而大抵從唐宋門庭沿溯以入，分體排纂，蓋遜清姚鼐古文辭類纂之所昉，而闢清代三百年文學之逕塗者也。雖義例不免踳駁，進退亦多失據，不及姚氏纂之矜慎；然蕞路之功，不可沒也！嘗謂「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宋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其言皆妙解文理；而所自爲文章，則渾茫演迤，庶幾滅盡針綫迹以躋於無法；而洮汰鍛鍊之功，或有未暇！蓋其中年自詭講學，而又不能忘情用世；又其學博而雜，自以爲徒業者不啻其敵也！傳有荆川集

十八卷。(清康熙間唐氏刻本光緒間武進盛氏常州先哲叢書重刻康熙本又四部叢刊影印明萬曆刻本十七卷外集三卷又江寧局本十二卷)集中書牘最多，大半膚言心性，多涉禪宗，而熹爲語錄鄙俚之言，殊爲不取！惟答會石塘總制第二書，感慨振發，學韓愈與鄂州柳中丞書，遜其雄遒；而言外見諷，意思深長，則故過之！其他序記諸作，則多簡雅清深，不失大家矩矱。而傳誌表墓之文，最爲可觀！其尤著名者，敘沈希儀廣右戰功一篇，至八千二百言，古今推爲奇作！其中敘次歷歷如繪，備極聲色；明史沈希儀傳采之，焯有生氣！然自捕韋扶諫以下，稍嫌支蔓。所記誘縛岑金事，雖曲折盡情，而亦拉雜有小說氣。且此兩事皆不得謂之戰功；若改其題爲書事，則無病矣！其它敘事謹嚴，確有史裁；而於故舊之際，情韻不匱，抑揚往復，上接歐陽修，下開歸有光，在有明中葉，屹然爲一大宗！錄陽谷吳公傳曰：

公名傑，字士奇，武進人也；其爲醫始公之高祖肇。父寧，贈太醫院判。公之學，自青鳥氏書，風角，雲氣，占經，李虛中，子平之術，金丹內外祕訣，無所不通；醫特其一技耳！然竟以醫至大官。其於醫，精究古方書而善脉。其治病，不純主古方書，而一切以脉消息之，有初若與證相反，而卒無不効者；其餘奇

疾尤効也！弘治間，以明醫徵至京師，遂以醫遊諸公卿間。公醫既精，而儀觀磊落，闊達善談說，穎然見鋒鏗；於是諸公卿爭迎致爲上客。京師諸老醫與公同時所徵諸郡國醫，莫不望風下之。是時都御史王鉞鎮大同，奏乞吳某調治邊軍。未及行，御史顏頤壽給事中李良度皆奏言：『吳某宜在供奉，不宜棄之邊地。』下禮部。禮部尙書集所徵郡國醫，試之，卒無踰公者。故事，高等入御藥房，中等入院，最下遣還郡；而當遣者若干人。公爲之請曰：『國家三四十年，纔一徵醫耳。若等幸被徵，又待次都下十餘年，而又遣還，誠流落可憫！願不入御藥房，而與若等同入院。』尙書義而許之。正德幾年，掌院事李宗周竟薦公入御藥房；而同薦者凡八人。有與宗周同官爭權者，因左右讒之。上曰：『宗周所薦多私人，且通賄，實不能醫。』上曰：『吾當自試之！』時上病喉痺，遂按名召公，一藥而愈。上喜甚，歎曰：『有醫若此，乃不以醫朕耶！』因厚賜公，詰責讒者，而謂宗周爲忠。公自是得幸於上，每病未嘗不屬公。公治之未嘗不立愈。一日，上獵射還，憊甚，感血疾；公進犀角湯愈；命進一官，賜彪虎衣一。上嘗幸虎圈，虎騰而驚；公療之愈；命進一官，賜銀五十兩，表裏一頃之，試馬；御馬監腹卒痛；公進理中湯立愈；賜繡春刀一，銀三十兩。自是上所游幸，公必從。嘗侍上臥，至以肩荷上，或摩撫

玉體；有不以屬左右近幸而以屬公；其分御膳啖公，有左右近幸所不能得，而公得之。自醫士十日而遷御醫；自御醫三月而遷院判；凡一愈病，則一遷；爲院判當遷者數矣！公固讓，三年而遷院使。上親寵益篤，嘗欲以禁衛銜公，賜蟒衣。公謝曰：「臣以藥囊侍陛下，此非臣職也！」上乃止。某年上南巡。公以醫諫，且泣曰：「聖體尙未安，不宜遠行！」上怒曰：「汝醫官也，敢乎！」叱左右掖出。公留京師。駕行至淮，漁於清江浦，遂病，還臨清，夢見公，急遣校尉召公。公馳至臨清，見上。上泣曰：「而不憶我耶！」公亦泣。遂扈從還通州。時權彬握兵在左右，見上病，一旦不諱，懼誅，欲據窟穴爲亂，力請復幸宣府。公脉已驚甚，言諸大奄曰：「疾亟矣！幸可及還內耳！脫至宣府不諱，吾與若輩卽死，寧有葬地乎！」奄以爲然，乘間百方說上。上意動。而彬亦數從公覘問：「上病何如？」卽詭言曰：「且愈矣！勿憂也！」已而駕還京師崩。彬坐誅。毅皇崩之幾月，而公亦致仕去矣！旣致仕，留居京師，遣其二子徧從翰林諸名公游。壬辰，子希孟舉進士，以才廉擢給事中；於是以恩進公階朝列大夫。甲午，子希魯舉於鄉。自某年，公還武進，稍葺室廬，治田園爲終焉之計。公旣老，居鄉，不復爲人治病；而親戚故人有奇症，或病危甚；衆醫所不治者，乃以請公。公亦間往；往則應手愈。居間誦老莊氏書，益究金丹

內外祕訣，以冀所謂長生者；其自號陽谷，谷者，谷神也；或曰『陽谷，海東仙人所廬。』歲時與里中故人雅歌彈碁飲酒爲樂；酒酣，數語及毅皇時事，出所賜衣物，未嘗不泫然流涕也！久之，希孟爲廣信知府，懇乞致仕歸養。歸數月而公卒。公每自詫得丹訣，指其小腹，謂人曰：『此中有物矣！』先卒之一日，余往候公。公紫色瑩然如平生。希孟曰：『唐翰林在。』公點頭。卒時，神氣不亂，整衣端坐，口云『好好，』遂卒！年七十有八。嗟乎！公信多奇矣哉！希孟居鄉有志嚮，師事徐養齋先生而友余。余是以得備聞公之行事爲傳；而敍公在毅皇時事獨詳焉，以見公之遭遇，以俟國史傳方技者有考云。

順之爲文之以唐宋爲法，實自王慎中發之。然慎中按部就班，靳乎毫釐不失法；而順之則欲以法寓於無法之中，雖文章時有利鈍，而一洗比擬閒架描頭畫角之習。顧不語人以求工文字。每謂：『兩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謂繩墨轉折之精之不盡如哉！本色不如也。秦漢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莊家有老莊本色；縱橫家有縱橫家本色；名家，墨家，陰陽家，皆有本色；雖其爲術也駁，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勦儒家之說，縱橫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

色而鳴之爲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於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於儒家；然非其涵養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勦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廢！然則秦漢而上，雖其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僕居閒偶想起宇宙間有一二事，人人見慣而絕是可笑者。其屠沽細人，有一碗飯吃，其死後則必有一篇墓誌。其達官貴人與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間者，其死後則必有一部詩文刻集；如生而飯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無；雖秦漢以前，亦絕無此事。幸而所謂墓誌與詩文集者，皆不久泯滅；然其往者滅矣；而在者尙滿屋也！若皆存在世間，即使以大地爲架子，亦安頓不下矣！此等文字，儻家藏人畜者，盡舉祖龍手段作用一番，則南山煤炭竹木盡減價矣！可笑可笑！聞者憮然！蓋精神意量，有在筆墨蹊逕之外者矣！

王世貞紹述李攀龍之說，以秦漢之文倡率天下。而唐順之則從唐宋門庭沿洄以溯秦漢。晚乃

擯絕文字，無意與世貞拄撐。崑山歸有光字熙甫稍後起，而名位不顯；獨抱唐宋諸家遺集，與二三弟子講授於荒江老屋之間，毅然出其言論以與世貞相駁難，至詆之爲妄庸巨子。世貞大憾，迨於晚年，乃始心折，題有光遺集，贊曰：『風行水上，渙爲文章。風定波息，如水相忘。千載有公，繼韓歐陽。』雖以世貞之高名盛氣；而有光拔幟易幟以屹自樹立，開遜清桐城之文，而妙出以紆徐；其文由歐陽修以幾太史公；雖無雄直之氣，驅邁之勢，而獨得史公之神韻；傳有震川文集三十卷，別集十卷，（清康熙間歸莊刻本四部叢刊影印歸莊刻本光緒間歸氏重刻本）發於親舊及人微而語無忌者，蓋多近古之文；至事關天屬，其尤善者，不事修飾，而情辭并得，使覽者惻然有隱，其氣韻蓋得之史公。而或者亦譏之曰：『彼其所爲抑揚吞吐，情韻不匱者，苟裁之以義，或皆可以不陳。浮芥舟以縱送於蹶淞之水，不復憶天下有曰海濤者也！』特於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話，卻自風神疏淡，是於太史公深有會處。蓋有光以前，上而名公碩卿，下而美人名士之奇聞雋語，劇心怵目，乃以廁文人學士之筆；至有光出而專致力於家常瑣屑之描寫；其尤惻惻動人者，如先妣事略歸府君墓誌銘周弦齋壽序寒花葬志項脊軒記諸文，悼亡念存，極摯之情，而寫以極淡之筆，覩物懷人，此意境人人所有，此筆妙人人

所無；而所以成其爲震川之文，開韓柳歐蘇未闢之境者也！錄項脊軒記曰：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余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爲籬，已爲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余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余泣；嫗亦泣。余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迹，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爲廚；人往，從軒前

過。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脊生日：『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元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隆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陷井之蛙何異！』余既爲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吾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余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楊士奇與有光同一學歐陽修；然士奇寬衍而傷於膚，辭繁情隱。有光優游而歸之潔，言簡旨永。蓋一如香蕉之熟而過爛；而一則諫果之味回於甘；有寥寥短章而逼真史記者，乃其最高淡處。如項脊軒後記，所以寄其悼亡之思，著墨不多，蕭然高寄，而有絃外之音。又如寒花葬志曰：『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虛邱；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媵時，年十歲，垂雙鬢，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爇火煮芣薺熟；婢削之盈甌。余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

令婢倚几旁飯，卽飯，目睚冉冉動；孺人又指余以爲笑！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皆所謂「於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話，卻自風神疏淡」者也。然有光之文，高者在神境；而稍病虛，聲幾欲下！亦有近俚而傷於繁者。特自何李崇茁軋之習，號爲力追周秦；王李重揚其波，天下從風靡。而有光一切刮磨，不事塗飾，而選言有序；不刻畫而足以昭物情，與古作者合符，而後來者取則焉！可不謂之特立獨行之士乎哉！

第十節

袁宏道

鍾惺

譚元春

方何李王李之極盛；茅坤唐順之以疏快救板重。王慎中歸有光以潔適變奧古。此變而得其正者也。山陰徐渭字文長，公安袁宏道字中郎，以清真藥瑠琢，而不免纖窈，則江湖才子之惡調也！竟陵鍾惺字伯敬，譚元春字友夏，以幽冷裁膚縟，而仍歸澀僻，又山林充隱之賸格也！一則漫無持擇；一又過爲尖新；雖蹊逕不同，而要之好行小慧，以便空疏不學則一！此變而不得其正者也。

當嘉靖時，王李倡七子社，謝榛獨以布衣被擯。渭自以諸生不得意，憤其以軒冕壓韋布，誓不入

二人黨。歿二十年，袁宏道游越中，得涓殘帙，以示祭酒陶望齡，相與激賞，刻以行世。傳有徐文長集三十卷，中多代總督胡宗憲之作；其文則源出蘇軾，唐順之、茅坤諸人皆相推挹，獨不得志於王李，遂不在聲氣之中。而宏道爲之傳曰：『文有卓識，氣沈而法嚴，不以模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曾之流亞也！』文長既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然涓本俊才，不幸而學問未充，聲名太早，一爲權貴所知，遂任情放誕；及乎時移事易，侘傺窮愁，益放言高論，不復問古人法度爲何物；祇見爲調靡而機利而已！何所謂氣沈而法嚴也！然故公安一派之濫觴矣！宜宏道有以亟稱之也！

宏道與兄宗道字伯修，中道字小修，並有才名；時稱三袁。先是王李之學盛行，遂以仿漢摹唐轉移一代之風氣；迨其末流漸成僞體，塗澤字句，鈎棘篇章，萬喙一音，陳因相厭。於是三袁乘其弊而排抵之；而宗道實倡其說，於唐好白樂天，於宋好蘇軾，名其齋曰白蘇。至宏道益矯以清新輕俊，傳有袁中郎集四十卷；然戲謔嘲笑，間雜俚語。錄拙效傳曰：

家有四鈍僕：一名冬，一名東，一名戚，一名奎。冬，卽余僕也，掀鼻削面，藍睛虬鬚，色若繡鐵；嘗從余武

昌，偶令過鄰生處，歸失道，往返數十迴，見他僕過者，亦不問；時年已四十餘。余偶出，見其淒涼四顧，如欲哭者；呼之，大喜過望。性嗜酒。一日，家方煮醪，冬乞得一盞；適有他役，即忘之案上，爲一婢子竊食盡；煮酒者憐之，與酒如前。冬，僮突間，爲薪焰所著，一烘而過，鬚眉幾火。家人大笑，仍與他酒一瓶。冬甚喜，挈瓶沸湯中，俟暖即飲；偶爲湯所濺，失手墮瓶，竟不得一口，瞠目而出。嘗令開門，門樞稍緊，極力一推，身隨門闕，頭顱觸地，足過頂上。舉家大笑！今年隨至燕邸，與諸門隸嬉遊半載，問其姓名，一無所知。東貌亦古，然稍有談氣；少役於伯修。伯修聘繼室時，令至城市餅；家去城百里，吉期已迫，約以三日歸。日晡不至，家嚴同伯修門外望，至夕，見一荷擔從柳隄來者，東也！家嚴大喜，亟引至舍，釋擔視之，僅得蜜一甕；問餅何在？東曰：『昨至城，偶見蜜價賤，遂市之。餅價貴，未可市也。』時約以明日納禮，竟不得行！戚奎皆三弟僕。戚常刈薪，跪而縛之，力過繩斷，拳及其胸，悶絕仆地，半日始甦！奎貌若野獐，年三十尙未冠，髮後攢作一紐，如大繩狀。弟與錢市帽，奎忘其紐；及歸，束髮加帽，眼鼻俱入帽中，駭歎竟日！一日，至比舍，犬逐之，即張空拳相角，如與人交藝也，竟嚙其指。其痴絕皆此類！然余豕狡獪之僕，往往得過；獨四拙頗能守法。其狡獪者相繼逐去，資身無策，多不過一二年，不

免凍餒而四拙以無過坐而衣食；主者諒其無他，計口而授之粟，唯恐其失所也。噫！亦足以見拙者之效矣！

不事修飾，其意在變板重爲輕巧，變粉飾爲本色，致天下耳目於一新，學者多舍王李而從之，目爲公安體。然王李猶根於學問，公安則惟恃聰明；其尤甚者，輕薄以爲風趣，矜誕以爲弔詭。而金聖歎一派之放誕滅裂以自命才子，未必非公安階之厲也。學王李者，不過奧堅以贗古。而學公安者，乃至矜其小慧，反道而敗德，名爲救王李之弊，而弊又甚焉。其後王李風漸息，而鍾譚之說大熾！

鍾譚者，鍾惺譚元春也。惺貌寢，羸不勝衣；爲人嚴冷，不喜接俗客，由此得謝人事，肆力爲文章；其宗旨具見所輯周文歸宋文歸，與論詩同一蹊逕，點逗一二新雋字句，矜爲奇祕。周文質奧，宋文暢適，而惺一切以纖巧之法選之，以佻薄之語評之，撮新標奇，亦時有發。其文集不見，觀所爲遊武夷山記，潔情秀韻，頗工刻畫；亦以幽秀孤峭，性與境稱也。然有雋語而無快筆，不免失之枝碎；亦以生平著意字句，而無篇章之功也。其辭曰：

入閩，自崇安縣南至省會八百餘里，周始於山。去縣三十里之裴村，隔溪望，形神猶譎，疑不爲山；疑

不爲山，而山之習者創，恆者奇，人始作山想，欣然思一至者，武夷山也。山之情候在溪；溪九曲，山或應或違，而無所不相關。往往用舟，由一至九，終武夷遊事。而自縣南來者，去山十里，有水簾洞最勝。洞在山之萬年宮左，而北接口，乃與一曲諸峯鈎連，異嶺同勝，如兩人背立，遊宜從此始。或曰：『七曲有徑，可達此洞。』則其離合斷續之故，又不可問也！余以天啓三年癸亥歸楚，則路先裴村，度溪，憩山千萬年宮；雖欲始水簾洞而不能。爲二月初八日，友人商梅送余至此，曰：『遊武夷，右之右之耳！』蓋九曲在宮右故也。大要宮在山爲郵舍，在他處已作深山；然大王與幔亭二峯，似處宮後，入卽見之；入舟始一曲而正立溪左，莊甚！迤邐至二曲，乃更枕藉，傍小峯軒舉作態；然遊者皆以爲一曲中物也！而一曲所有之峯，如大小觀音與獅子，與二曲之玉女，入舟皆見；舟行稍遠，則獅子沒，三峯去一爲二；又遠，則小觀音沒，二復爲一；然三峯不以出沒爲有無也！玉女屢遷多姿，一曲之未至，與三四之已過者，心目延返皆不能忘；於此雖欲專屬二曲而不能也；然二曲用此爲標。標三曲者，峯不可數，小藏爲最。四曲者不可數，大藏爲最，其下有臥龍潭焉。標五曲者不可數，仙掌大隱屏接筍爲最。六曲則天游觀左右之；晚對蒼屏三教大小城高巖爲最；若一曲之大王幔亭，二曲之玉女

也。余初八日之遊，至六曲止。第以舟行，而二曲之靈巖一線天虎嘯巖諸處，不能往；往非與行六七里不可；如是則以二曲專一日，亦不爲過。而念靈甚，是夜天遊觀之月，居高及遠，當爲溪山之鑑，宿無良於此者。出舟，仰小藏壁中仙船，而至乃繞其背，至臥龍潭，潭在大藏峯下；九曲之水，清無隱鱗，雖淺亦自可；而此水以潭名，極爲靜深，淵淵然如不恆流焉！由此趨平林渡，未終五曲，以輿代舟。尋太隱屏，朱晦翁書院在焉；當諸曲之中，溪山所會也；翁自有記。接筍峯雁次相綴；書院在峯前，而雲窩在其後。雲窩者，陳少司馬省所營。公，長樂人，住山十二年，因崖割勝，居處門庭，部署歷歷，法趣相生，使後至者有鳩借鵲巢之思焉！余留詩見志。乃循仙掌峯，曲折緣流，步夕陽空翠而上；由石門上天遊觀。是夜宿焉，頰接筍峯，地高天近，雲水烟霜，俱化爲月；月光所往，未見其止；始知身在山中。與商子亭中坐立相對，惟恐其旦！旦則登一覽臺；臺高於觀，三曲之水，反在其下；見大王峯，復莊甚！降復開舟，蓋初九日也。意當從五曲始；不知六七曲邊際，已銷付仙掌筍輿中，舟待於七曲久矣！乃從此入舟；以故六曲之蒼屏上下城高岩小桃源，俱未及問焉。標七曲者爲北廊巖天壺峯。八曲爲鼓子三教峯百花莊。九曲爲寒巖靈峯。觀恬目愉，趣佳處領其要而已！行至九曲，徑夷神曠，有出山之

意。念巖壁之散處溪左右，爲舟所未及；舟至而步未及至者，雅不欲以旣倦之心目償之。乃回舟，棹聲未滅，已過天遊觀；誦謝康樂『空翠難強名』之句，望昨夜所坐立亭子，危仄似非可著足處！仙掌雖一峯，橫據甚廣，籠映可數曲；緣壁甫窮，遂發五六曲之舟，有以也！將達五曲，步至接筍峯下，欲登而不敢，必陳力進止。由一小門入，入得一亭，可憩；其絕頂有雞胸岩，受趾以外，深不見底，以絙度；而峯本不甚高，依壁爲木梯，級不盈尺，凡七十級；而余以病後不能，有詩云：『自歎來偏晚，非關上獨難。』謂遊山須及時；興日進而具日減，年所爲也！一道士手茶菓，躡梯下，步甚安，承飲焉。山中人以種茶代耕，茶惟接筍爲妙。輿而舟，舟而又輿，返尋六曲之蒼屏峯，城高巖巖半廬一僧，僧亦山中所少也！輿而又舟，度溪，問所謂小桃源者？按圖，舊有石堂寺，宋天聖間，中夜風雨所陷之石，倚垂者爲洞，墜者爲梁；水聲出洞，梁中戛戛者爲澗；凡爲石門者二；旣進，乃有田園廬舍，桑麻雞犬，不知其山中也？幽險之極，得坦曠者，反以爲異！武夷可居，無過此者！入舟，過四三曲，玉女大王諸峯，數面成故。返宿萬年宮，遊事可終。念山中宿處，高莫如天遊，深莫如虎嘯！乃捨舟橫斜行六七里許，問靈巖巖不甚高，石覆如廊，洞如比屋，堂寢略具。檐牙所交，天光入隙，廣不踰寸，長百之，如線者；一線天也！

橫有隙，由一洞又穿一洞，既至，寒吹如晚如秋者，風洞也！望衡對宇，可往可來者，伏羲洞也！日暮矣；返宿虎嘯巖。巖高於靈巖，立而微頽，以覆綴壁之屋，僧居之，屋亦瓦，然終古不知有雨！是夜，月光如水，使人欲汎；余詩所謂『置身星月上，魄濯水烟中』者是也！明日，由二曲入舟，尋止止庵。山中無桃花，大要爲茶所奪；惟靈巖以往及止止庵，稍燦燦若瓶中物。還萬年宮，具威儀而行。左行十里，道旁得一門如竇，易筍輿而入，坦步二里許，丹霞及火焰三峯桀豎，上亂烟日；羣峯夾之，徑漸仄，兩壁相拒，如行三峽中；水間關，扼於石，紆直不自由者，爲澗而不能爲溪；而舁者亦跌而頻濟；石益束，厥勢始交；交則爲洞如小桃源，而大且險倍之！洞窮徑出，復有天日，乃觀水簾洞石壁。壁高而頽，故所覆甚遠；去壁數百武，晴日陰曠，霧飛如雨；久之，始知流從壁上來；屋掛於壁，欄周之，拾級憑欄，如人執噴壺往來絕頂，滴瀝如絲，東西遊移，或東西分，弱不能自主，恆聽於風。洞以水得名；峯勢雄整，而水之思理反細，聲光微處，最宜靜者；非浮氣人聽睹所及也！余初不知水簾洞與武夷已隔一溪，相去又十里，何以相隸？既而悟舁人頻濟處，已還度溪，原未嘗隔也！鍾子往返武夷三日，覺遠望疑不爲山者，身到處無非山。山不知有曲，溪爲之。溪不自謂曲之必九，泛溪者爲之。水簾洞與武夷，一而

橫有隙，由一洞又穿一洞，既至，寒吹如晚如秋者，風洞也。望衡對宇，可往可來者，伏羲洞也。日暮矣，返宿虎嘯巖。巖高於靈巖，立而微頽，以覆綴壁之屋，僧居之，屋亦瓦，然終古不知有雨。是夜，月光如水，使人欲汎。余詩所謂『置身星月上，魄濯水烟中』者是也。明日，由二曲入舟，尋止止庵。山中無桃花，大要爲茶所奪。惟靈巖以往及止止庵，稍燦燦若瓶中物。還萬年宮，具威儀而行。左行十里，道旁得一門如竇，易筍輿而入，坦步二里許，丹霞及火焰三峯桀豎，上亂烟日，羣峯夾之，徑漸仄，兩壁相拒，如行三峽中。水間關，扼於石，紆直不自由者，爲澗而不能爲溪；而舁者亦跌而頻濟；石益束，厥勢始交；交則爲洞如小桃源，而大且險倍之。洞窮徑出，復有天日，乃觀水簾洞石壁。壁高而頽，故所覆甚遠；去壁數百武，晴日陰曠，霧飛如雨；久之，始知流從壁上來；屋掛於壁，欄周之，拾級憑欄，如人執噴壺往來絕頂，滴瀝如絲，東西遊移，或東西分，弱不能自主，恆聽於風。洞以水得名；峯勢雄整，而水之思理反細，聲光微處，最宜靜者；非浮氣人聽睹所及也。余初不知水簾洞與武夷已隔一溪，相去又十里，何以相隸？既而悟舁人頻濟處，已還度溪，原未嘗隔也。鍾子往返武夷三日，覺遠望疑不爲山者，身到處無非山。山不知有曲，溪爲之。溪不自謂曲之必九，泛溪者爲之。水簾洞與武夷，一而

曰：『入丹霞寺，棟宇飄搖，若欲及客之身。自此以上，雲霧僦居，冬夏一氣，屋往往莫能自堅。』又曰：『指隔山上封寺，道有級路，趾斜垂若蟻緣。人與雲遇於途，雲不畏人。趾窮，坦然得寺，亭午弄旭，澹若夕照。』又曰：『上祝融峯頂，數人各據一石。晴漾其裏，雲縫其外，上如海，下如天，幻冥一色，心目無主；覺萬丈之下，漠漠送聲。』又曰：『久之，雲動。有頃，後雲追前雲，不及，遂失隊；萬雲乘其罅，繞山左飛；飛盡日現，天地定位，下界山爭以青翠供奉；四峯皆莫能自起，遠湖近江，皆作絲縷白。』又曰：『宿上封寺，雲有去者。星月雍然，磬聲不壯。』又曰：『善遊嶽者先望。善望嶽者，逐步所移而望之。雨望於淥口。月望於山門，皆不見。都市乃得見之，深於雲一紙耳。將抵衡，觸望莊栗，空中欲分天。又望於縣之郊菴，雲頂一二片定者，的的見縹碧。又望於道中，萬嶺皆可數；然是前山，非郊菴所望縹碧者也。』初遊烏龍潭記，有曰：『有舟自鄰家出，與閣上相望者，往來秋色。』再遊烏龍潭記，有曰：『電與電相後先。電光煜煜入水中，深入丈尺，而吸其波光以上於雨，作金銀珠圓影；良久乃已。』三遊烏龍潭記，有曰：『殘陽接月，晚霞四起，朱光下射，紅在蓮葉下起；已而盡潭皆頽，明霞作底。』此皆寫景之妙者也。退谷（鍾惺別號）墓誌銘，有曰：『退谷改南時，僦秦淮一水閣，閉門讀史。每遊人午夜棹回，曲倦酒盡，兩

岸寂不聞聲；而猶有一燈熒熒，守筆墨不收者，窺窗視之，則嗒然退谷也！」三十四舅氏墓誌銘，有曰：「農暇或一至予家，問吾母安否？夏月稻登場，必貽以新。仲秋月圓酒熟，必寄予兄弟；每過予家，則教以安分行樂。予兄弟往拜舅室，見其與婦喬孺人，子女四五人，所畜童婢二人，料理雞埭牛圈，屋茆釣緡；寬然無辱於擔石之中！應酬不煩，王稅不逋，貴不知敬，富不知羨。若以今世士大夫稍能知苦樂安危者，聞舅氏事，豈有不竊歎者哉！」求母氏五十文說，有曰：「春兄弟六人，百畝之田，三尺之童，母乘其俱出析之；曰：『非兒曹意也！吾見魏氏數世同居，子孫不知世務，卒以此憤懦落其家聲；徒存義名，無補門戶！且吾所爲析者，使諸婦不凌雜耳！其母妹兄弟同食如故；人直供一日。』薄暮取酒相對，談學業世事。母亦喜出聽，自出餅餌蔬醴，佐春兄弟啖。兄弟中有求益者，母喜曰：『吾見汝曹爭食；家中長若此可矣！』此皆寫情之真者也。至銘贊之佳，如端石研銘曰：『無旁無足，無口無目。墨易生如蓄，水自出如瀑。大人書之金如玉，野人書之石如木。』連環研銘曰：『石田蒼蒼，一區二唐。』女士程辟支所繡觀音頌曰：『騰騰白光，一鍼所始。何以竟之，既結旋委。稽首審聽，瓶搖新水。春閨無怨，絲絲神理。幅帛莫增，捫如其指。送大士行，月出烟止。』宋繡觀世音讚曰：『我聞繡佛，慎哉劈絲！離朱晨曦，目

午則疲。蓮花瓣瓣，紫竹枝枝。視手中線，觀音在茲。』名章迥句，處處間起；與鍾惺齊名，亦以易天下之耳目；有竟陵體之稱。然竟陵特以詩著，而文章亦自成一格。公安結調太熟；而竟陵又過生新。公安造語近俚；竟陵構篇不完。公安無潔情；而竟陵乏遠韻。若夫言擇雅馴，文忌枝碎，結調在生熟之間，而餘味包篇章之外者；其惟歸有光乎！其惟歸有光乎！

第十一節 錢謙益 艾南英

有導揚歸有光之學，以自振拔於王李，而湔洗不淨者；曰常熟錢謙益字受之。自言：年十六七歲，已好陵獵爲古文；李夢陽空同王世貞弇山二集，瀾翻背誦，暗中摸索，能了知某紙搖筆自喜，欲與驅駕。父世揚見之曰：『此唐荆川所謂二歲孩作老人形耳！』而謙益自若爲舉子，偕李長衡，眎所作。長衡笑曰：『子他日當爲李王輩流。』謙益驚曰：『李王而外，尙有文章乎？』長衡爲言唐宋大家，與李王迥別，而略指其所以然。謙益爲之心動。既而從練川二三長者，得聞歸有光之緒論，與近代王李剽賊之病。客從臨川來，湯顯祖寄聲相勉曰：『本朝文，自空同已降，皆文之興臺也！古文自有真，勿漫視宋

濂』於是始覃精研思，刻意學唐宋古文，因以及金元元好問虞集諸家；而尤喜歐陽修五代史記，以爲『真得太史公血脈，而下開震川。如震川之李羅村行狀趙汝淵墓誌，雖歐公復生，何以過此！』震川追配唐宋大家，其於介甫子由，殆有過之，而與古人參會於毫芒杪忽之間也！士生於斯世，尙能知宋元大家之文，可以與兩漢同流，不爲王李所漸滅。震川之功，豈不偉哉！』因校刻震川集而序之。蓋遜清桐城家言之治古文者，胥由有光以踵歐陽而闕太史公；姚鼐遂以有光上繼唐宋八家而爲古文辭類纂一書；何莫非謙益之緒論，有以啓其塗轍也！特謙益自爲文章，則以早年寢饋於空同，弇山者深，而洗伐不盡。有光之文，順理成章，自然雋永深折。謙益之文，盛氣縛語，不免峻厲矜肆。楊士奇李東陽氣體闊大，而骨力甚平；其流爲庸熟。而謙益則又骨力開張，而脈理不細；其弊爲矜誕。然楊李所謂雍容之音，詎耐咀味！而謙益妙有噍殺之節，時能激發。傳有初學集一百十卷，（四部叢刊景印）明崇禎癸未刻本又清宣統間吳江薛鳳昌邃漢齋鉛排本。有學集五十卷，（四部叢刊景印）清康熙甲辰刻本又宣統間薛鳳昌鉛排本。錄矐目篇贈華徵君仲通曰：

周室東遷後，垂二百年，蠻夷交侵，三綱淪替。生斯世也，俛俛乎無所之，胥天下皆瞽人矣！孔子出，作

春秋以相之；左日日，右日月，視爲晝，瞑爲夜；故曰『聖人者，時人之目也。』吾於斯世，得二瞽人焉！春秋未作，得一人焉，曰師曠。詩不云乎！『蠢爾荆蠻，大邦爲讎。』齊桓公以懸車束馬之餘威，憑陵方漢；膠舟之間，委諸水濱。子野，一瞽工耳！驟歌南風，知楚師之不競；何其神也！管夷吾死，楚氛蔽華夏，惟師曠爲有目焉，得瞽！春秋旣作，得一人焉，曰左丘明。史不云乎！『丘明失明，厥有國語。』言天道，徵人事，採毫末，貶纖介，如抉目之金鑑，如照世之寶玉。『左丘明恥之，』孔子蓋三歎焉！孔子，時人之目也。左丘明，以孔子爲目者也。萬古長夜，春秋復旦，魯君子之四目，至今爛如也；焉得瞽！由是推之，自春秋以後，二千餘年，暴於秦，亂於五代，僭於耶律蒙古完顏，稽天吞日，萬倍荆蠻；於其中不瞽不盲者有幾人哉！瞽者兩目眵矣；猶恐人之一目眵也；汲汲然思厚其膜，滋其眵，又集矢以中之，胥天下拍肩取道而後已！秦始皇之於高漸離，畏忌而矐其目，亦猶是也。雖然，始皇矐漸離之目，自以爲無患矣！近不矐胡亥趙高李斯之目；遠不能矐陳涉吳廣劉季項羽之目；所謂『千秋萬歲，傳之無窮』者，亦終如瞽者之模象，歸於何有；則亦可爲一笑而已矣！梁溪華仲通，懷文抱質，魯君子之徒也！不幸而有喪明之疾；鉛槧削筆，尊周王魯，未嘗一息而忘春秋之志也！居環堵之室，咏歌先

王之風，曳杖抱膝，聲滿戶牖；徐而聽之，泣銅盤，彈翎雀，湫乎攸乎，如師曠之驟歌南風而有餘思也！仲通居矇瞽之世，以有目取憎；天之矐其目也，所以全仲通也。屏居內視，玄覽中區，目光如炬，庶幾半頭天眼；此人之所不能憎，而天之所不能矐者也。雖有百始皇，如仲通何！吾於師曠丘明二瞽之後，竊取仲通以配之曰：『此宇宙間三有目人也！』不亦可乎！仲通今年六十，人爭引唐文昌以城南復明爲祝。而余則誦元遺山之詩曰：『無窮白日青天在，自有先生引鏡時。』以爲天之所不能矐者；復明與否，非所急也！作矐目篇以貽之。

謙益目覩明社之屋，而不能死；又以身事新朝，微文見意，時有弦外之音，而出以詼詭。清帝恨之，遂禁其集不得行。然在明清易代之際，江以南言文章者，必以謙益爲巨擘焉！

東鄉艾南英，字千子，起於江西，亦衍歸有光之說以斥王世貞，而與謙益相應和。自李夢陽之說出，而學者剽竊班馬李杜。自世貞之集出，學者遂剽竊世貞。南英每痛切言之曰：『後生小子，不必讀書，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弇州前後四部臺，每遇應酬，頃刻裁割，便可成篇；驟讀之，無不濃麗鮮華，絢爛奪目；細案之，一腐套耳！』傳有天傭子全集十卷。（有清康熙道光兩種刊本）其文學歐陽修，然根

抵少薄，模擬有迹。錄重刻羅文肅公集序曰

有明文章之盛，莫盛於太祖朝！劉文成、宋文憲、王文忠、陶姑孰輩，不獨帷幄議論，佐聖神文武，佑啓後人之謨烈；而文章亦遂爲當代之冠！至於蘇平仲、高季迪、解大紳、方希古，或專以詩文，或兼有節義，後先二祖之世。雖由草昧開天，士崇實學，不惑於流俗苟且之見；亦由唐宋大家之流風遺韻，典型未遠。洪永而後，文章寢衰矣！楊文貞、王文成雖卓然自成一家；而兩公以相業事功，不專名文章；風矩所激，後進無由覩其標指！一時文章之權，無所主持。於是弘治之世，邪說始興，至勸天下士無讀唐以後書；又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讀』。驕心盛氣，不復考韓歐大家立言之旨。又以所持既狹，中無實學，相率取司馬遷、班固，摘其句字，分門纂類，因仍附和。太倉歷下兩生，持北地之說而又過之。持之愈堅，流弊愈廣！後生相習爲腐勦，至於今而未已！天祐斯文，篤生豪傑。南城圭峯羅文肅公，當邪說始興之時，矯俗自立，力追古大家體裁；當時以爲直逼柳州。天下後進，讀公之集，始知刻厲爲文，不襲陳言，不厭薄韓柳，以爲可師；皆公之力也！易曰：『碩果不食』。其公之謂歟！公歿且百年，爲北地之徒者，日歸於腐敗；而公之文愈著。天下言文之士，由當代而溯韓柳氏者，必以公爲小

宗。然後知後世之公論，作者之精神，有以致之也！公所爲文，在翰林應酬之作爲多；較之宋文憲方希古蘇平仲輩，雖篇幅謹嚴，稍遜前人之寬博；至其冥思入微，命詞遣意，境界一新；其師摹得力，自柳子愚谿諸記而來；卽起方宋於九原，未敢多讓。加以力持風節，嘗諫言官諍外戚之獄，爲吏部侍郎，因羣盜竊發，疏請早建儲貳以繫屬人心。家居郤寧庶人餽遺。蓋方正學之風節，大庖西封事之遺概，庶幾似之！予旣序選公集，列之有明大家，而復因其玄孫栗□之請，序其全。公集刻盱郡，刻南國子監。此本較二刻稍備。近武進尙書淇澳孫公復有選本；然吾不樂其與北地並推也！

羅文肅公者，南城羅玘，字景鳴，與何李同時，而不涉聲氣；著有圭峯文集三十卷。其文規樞韓愈，戛戛獨造，多抑掩其意，迂折其詞，所爭在句法奇險之間；而磊落嶽崎，有意作態，不能如韓愈之渾噩。艾南英模放歐陽，而生吞活剝，亦落膚勦，不能如歸有光之神逸。以視李夢陽王世貞之模秦仿漢，亦復魯衛之政；何必此之爲是而彼之爲非！學秦漢文之落窠臼，而不免於膚勦者，李夢陽王世貞也。學唐宋文之落窠臼，而壹出於摹擬者，羅玘艾南英也。錢謙益學歐陽修，面目全不似；而錯綜震蕩，亦有氣概。而艾南英學歐陽修，字句似；而拘攣繫著，絕無神彩。獨論文諸書，抑揚爽朗，頗盡利鈍；而與陳子龍書，

尤極峻厲。

第十二節 張溥 陳子龍

方明之季，艾南英倡豫章社，衍歸有光等之說，而暢其流。而華亭陳子龍字臥子者，則結幾社，承王世貞等之說，而滌其濫。是時，太倉張溥字天如，張采字受先，共學齊名，號婁東二張；集吳中名士，相與復古學；而溥爲主盟，編有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一百十八卷，名其文社曰復社。而子龍則與同里夏允彝等倡幾社相應和，以昭明文選爲門庭。而子龍最爲雄桀，天才迅發，好上下古今，切合時務，而敷以藻艷。艾南英至雲間，抗顏南面。惟子龍以少年與之爭。南英主理學；子龍主議論；南英主秦漢；子龍主魏晉；互持不相下，至於攘臂；要其獨主所見，不肯雷同，亦足以自豪也！早爲警麗，晚而趨於平淡，悔其少作；則南英亦爲降心相推焉！錄橫雲山石壁銘曰：

橫雲山者，松之屏蔽。其山偃臥憑隆，平岡削麓。含泉窟石，氣理頑秀；鑿山消精，歲積齒齒，蓋僻迥殘壤，遠寄者絕其盤遊，荒荒莫紀。有石壁焉，削成巋崎，膚色黃赭，方數十丈，猿鳥莫度，下臨石池，嶙峋

筍起；右轉而北，石貌橫出，兩峯交會，中澗深寂，澗末委潭，測之以綆，未及垂止。斯亦方內之邃跡，淺境之壯觀矣！環壁包池，則李氏之園在焉；既翦叢棘，遂有堂宇；濯窪以俟雨；植楓而綴秋。涉冬之陽，李氏攜客信宿。落葉零翠，寒山凍青，風消夕醉，月照宵遨，辨隔浦之歸漁，習空山之嘯鬼，橫覽淒惻，悲涼莫罄！壁立嶢峴，頽兮千古！乃作銘曰：

石髓凝風，雲堆乾雨。穴鎖龍符，壁開靈斧。蘿篆玄文，蘇留青嫵。滑磴疑猿，頽峯礙羽。泉覆羣月，天空一秋。飛霜鳥路，結霧僊樓。碧摩儻莽，紅落浮游。澗鬼恆聚，石鼠嘗遊。竹響無羈，草香不掃。風墮巖危，波搖木矯。地骨黃初，山眉黛老。矗望當星，潛看逼昊。竇乳欲泫，擇沙若明。傍嶠虎瞰，陰瀨蛟擎。嶽堂中鎮，湍橋宛縈。主情燕豫，客性崢嶸。考義古昔，攬時欣賞。酒寄懷深，詩安心蕩。擊火浮煙，緣溪拾橡。夜黑虛嶠，幽魂下上！

語出生撰，調操險急，有李夢陽之奧古，而謝其剽襲；同王世貞之絢爛，而出以卓鍊。雄駿驅邁，不如李王，而短峭精悍，亦非李王所及！李王之文，排稟陵厲而出之；故渾灑流轉之勢盛。子龍之文，刮磨琢鍊而出之。故迥峭峻險之意多。其後崢嶸極而歸平淡，如所爲仙都山志，絕去雕飾，而突起紆行，峭收縵

迴；章妥句適，而出以千鍾百鍊；牢籠百態，曠如也，奧如也，雖柳州不加焉！陳子龍逾麗驚挺，歸有光簡澹雋永，二子之文，吾未知所先後也！顧餘姚黃宗羲黎州，與子龍交契，而所選明文授讀，不登子龍一篇；自來選家，亦罕有及之者；寧得謂之知言哉！惜其文不多見耳！

張溥高名盛氣，以漢魏爲東南倡，而筆力凡近，所爲五人墓記，急轉直落，有意斲太史公之跌宕激射；而提不起，放不下，欲爲雄駿而曾不能以疏快，且不得與艾南英比；調已靡矣！其稍入奧者，則又堆垛襍積，摺摭古語，而意涉於晦，不可以句讀者，亦往往有焉！桐城方以智字密之，貴公子，而撰文章薪火，以唐宋大家爲東南倡；特議論好爲穿鑿。然玄黃之會，文多僞體；而雲間以華，桐城以樸，差有宗尚。陳子龍之於東漢，含英咀華所得者多。而以智志於馬班韓歐，則寢饋不深。後來西冷十子陸儼胡輩出於雲間，而駢儷之體日雅。戴名世方苞輩大昌桐城，而散體之文以潔。貞下起元，固始基之矣！

第一章 詩附詞

第一節 總論

自來文人好標榜，詩人爲多；而明之詩人尤甚！以詩也者，易能難精；而門徑多歧，又不能別黑白而定一尊；於是不求其實，相競於名，樹職志，立門戶。明太祖時，吳則有北郭十子，爲高啓、楊基、張羽、徐賁、余堯臣、王行、宋克、呂敏、陳則、釋道衍。越則有會稽二肅，謂唐肅、謝肅。粵則有南園五子，爲孫蕢、黃哲、王佐、李德、趙介。閩則有十子，爲林鴻、王恭、王偁、高廷禮、陳亮、鄭定、王褒、唐泰、周玄、黃玄。景帝時，有景泰十才子，爲劉溥、湯胤績、蘇平、蘇正、沈愚、晏鐸、王淮、鄒亮、蔣主忠、王貞慶。孝宗時，有前七子，爲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王廷相、康海、王九思；七子中，去王廷相，加朱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號十子。世宗時，有嘉靖八才子，爲李開先、王慎中、唐順之、陳束、趙時春、任瀚、熊過、呂高。有後七子，爲李攀龍、王世貞、謝榛、梁有譽、宗臣、徐中行、吳國倫。後五子，爲張九一、張嘉胤、汪道昆、余曰德、魏裳；廣五子，爲盧柟、歐大任、俞允文、李先芳、吳維嶽；續五子，爲黎民表、王道行、石星、趙用賢、朱多燧；末五子，爲屠隆、胡應麟、李維楨、吳旦、李時行。而梁有譽、歐大任、黎民表、吳旦、李時行，又爲南園後五先生。神宗時，有嘉定四先生，爲程

嘉燧李流芳婁堅唐時升。又有公安派，則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竟陵派，爲鍾惺譚元春。然此百十人中，沒世有稱者，不過三四十人。而極其流變，則在振唐格以革元風，矯纖濃而爲雄遒。元末明初，楊維禎最爲巨擘；然險怪傲昌谷，妖麗出溫李，以之自成一家則可；究非康莊大道。劉基獨標骨幹，時能規撫杜韓。而高啓則才氣超邁，音節響亮，出入於漢魏六朝唐宋諸家，而自出新意；振元末纖穠縟麗之習，而開何李復古之風；博大昌明，泱泱乎開國之氣象也！要之明初詩人，以二公爲冠；袁凱楊基次之，張以寧徐賁張羽又次之；其以高楊張徐爲明初四家，固不若是班也！永樂以還，崇尚臺閣體。李東陽力挽頽波。何李七子，起而振之，詩遂復歸於正。而李夢陽雄渾悲壯，鼓盪飛揚；何景明秀朗俊逸，回翔馳驟；同一憲章少陵，而所造各異；駸駸乎一代之盛，有非徐禎卿邊貢王廷相王九思康海所可及者！而其時楊慎負高明伉爽之才，空所倚傍，拔戟於李何之外而自成一隊。薛蕙高叔嗣並以沖淡爲宗；華察希韋柳之風；皇甫沖得晉宋之意；亦正嘉時之爾雅者也！後七子，王世貞樂府古體，卓爾名家；李攀龍七言近體，高華矜貴；未嘗不各有所長；但其它鍛煉未純，摹古大甚；而謝榛吳國倫徐中行宗臣梁有譽等輔之，沿襲雷同，致來攻擊之口。於是一變爲公安之輕雋，再變爲竟陵之僻澀，三變爲陳繼

儒程嘉燧之纖佻，而每况愈下矣！議者或極推嘉燧，刻論李何，究不過爲門戶之見耳！萬曆以來，高攀龍雅淡清真，得陶公意趣；陳子龍墾闢榛蕪，上窺正始；斯爲不染時趨者矣！明詩源流，大抵如此。今博考諸家之集，參以衆論，錄其著者。

第二節

楊維禎

劉基

高啓

易代之際，楊維禎詩名蓋代，號鐵崖體；而樂府其尤擅場者也！樂府始於漢武，後遂以官署之名，爲文章之名。其初郊祀等歌，依律製詩；橫吹諸曲，採詩協律；與古詩原不甚分。後乃聲調迥殊，與詩異格，或擬舊譜，或製新題，輾轉日增，體裁百出。大抵奇矯始於鮑照；變化極於李白；幽艷奇詭，別出蹊徑，歧於李賀。元之季年，多效溫庭筠體，柔媚旖旎，全類小詞。維禎以橫絕一世之才，乘其弊而力矯之，根柢於青蓮昌谷，縱橫排奐，自闢町畦；傳有鐵崖古樂府十六卷（四部叢刊影印明成化刊本）其高者或突過古人，其下者亦多墮入魔趣，故文采照映一時，而彈射者亦復四起！錄湖中女五湖游兩章。

湖中女

湖中水，滑如脂。湖中女，夫容姿。湖中小槳蕩蓮葉，唱得吳王白雪詞。輕裾利屐踏雁足，爲客高歌激
明日。生年不作人家婦，東人西人換恩主。主家薄倖非三從，歸來抱瑟彈孤鴻。君不見，東家女伴粗
且醜，嫁得比鄰呼何恟！（讀作鍾）

五湖游

鷓夷湖上水仙舟，舟中仙人十二樓。桃花春水連天浮，七十二黛吹落天外如青漚！道人謫世三千
秋，手把一枝青玉蚪。東扶海日紅桑樛，海風約住吳王洲。吳王洲前校水戰，水犀十萬如浮漚。水聲
一夜入臺沼，麋鹿已無臺上游。歌吳歛，舞吳劍，招鷓夷兮狎陽侯。樓船不須到蓬丘，西施鄭旦坐兩
頭。道人臥舟吹鐵篴，仰看青天天倒流。商老人，橘幾奕？東方生，桃幾偷？精衛塞海成甌窶。海盪岷山
漂燭髀。胡爲不飲成春愁！

維楨詩以奇逸矯變凌跨一世；特其才務馳騁，意務新異，不免滋末流之弊！宋濂撰維楨墓誌稱：
『其於詩尤號名家，震盪陵厲，駸駸將逼盛唐；驟閱之，神出鬼歿，不可察其端倪。』而答章秀才論詩
書，則曰：『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闊視前古爲無物，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

走石爲豪，而不復知有純和沖粹之意；可勝歎哉！』意似爲維楨發也，則固不無微詞矣！崇德貝瓊，字廷琚；從學於維楨，而其言曰：『立言不在嶄絕刻峭，而平行爲可觀；不在荒唐險怪，而豐腴爲可樂，』蓋雖出於維楨之門，而宗旨頗不相襲者也。傳有清江貝先生集四十一卷，（四部叢刊影印明洪武刻本）其中詩集十卷，錄經故內：

山中玉殿盡蒼苔，天子蒙塵豈復回！地脈不從滄海斷，潮聲猶上浙東來。百年禁樹知誰惜，三月宮花尙自開！此日登臨解題賦，白頭庾信不勝哀！

其詩溫厚之中，自然高秀；不同維楨之力爲奇矯也！

楊維禎以樂府擅聲元代；然多構新題爲古體，又辭華洗伐不盡。惟劉基銳意摹古，獨標高格，力

追杜韓，而出以沈鬱頓挫，遂開明三百年風氣。而樂府高於古詩，古詩高於近體，五言近體又高於七言。元詩態濃而語纖；劉基幹之以風力，辭意非常，骨氣奇高，感慨同劉越石，險峻出韓退之，錯綜震盪；謝靈運鄴中詩所謂『劉楨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者也！若二鬼一篇，直欲破劉又之胆矣！錄雜詩：

小魚頭如針，大魚須如松。小大各生育，孰私天地功！坤靈發淫怒，溟海簸驚風。大魚食小魚，陂池爲之空。陂空水亦竭，小大相險噉。但見灌莽間，顛骨成崆嶲。殘膏飫螻蟻，孰辨鯨與鱧！

人生如浮雲，飄搖無根蒂。昨暮青山阿，今朝滄海澨。風波無定時，淪躓難爲計！是中苟不爽，曷問耿與翳。申胥存楚國，仲連卻秦帝。此士雖則亡，英名千萬世！

鷹本是鷲鳥，爪利翮勁疾。胡爲化爲鳩，鈍拙無與匹！棲遲荆棘間，粒啄營口實。暮啼墻角雨，朝啼屋頭日。昔爲衆鳥畏，今爲衆鳥啣。運命苦不常，孰爲金石質！

急雨漲潢潦，溝池成五湖。青蛙與耿黽，得意鳴相呼。自謂樂無似，至足不求餘！蓬萊有玄鶴，曾見東海枯。清夜唳長風，哀音繞天衢。使我起太息，黑髯變霜鬚！

惟豺知祭獸，獺亦知祭魚。豺獺有報本，人道當何如！華堂飫玉食，盜賊塞中途。那能不自愧，而以耀庸愚！吁嗟千載下，枯骨空專車！

天地若大甕，萬物生其腹。人猶腹中蟲，蠢蠢隨化育。鑽攻無時休，臟腑爲翻覆。帝青調元氣，豈不畏戎毒！皤然命滌蕩，汗下兼湧衄。蚩蚩自狂獗，涓沸交殺戮。何當瞑眩定，風止水歸瀆。鑄鐵作鋤犁，春

耕待秋熟。

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雅壯而多風，造語奇偉，如千金駿足，飛騰飄瞥，驀澗注坡，不如維楨之有意奇詭，而自然高驤；一則文人之偏師出奇，一爲志士之憂時託憤。是故非奇逸之難，有其胸次爲難也！

長洲高啓，字季迪；天才高逸，獨爲明開國詩人之冠！其於詩擬漢魏似漢魏，擬六朝似六朝，擬唐似唐，擬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長，無不兼之，傳有詩集十八卷（四部叢刊影印明景泰元年徐庸刻大全集本清雍正六年桐鄉金檀集注之文瑞樓刊本近上海文瑞樓書莊影印文瑞樓原刊本）一洗元詩纖麗膚縟之習，而返之於古，啓實爲有力！然得名太早，殞折太速，未能鎔鑄變化，自爲一家；故備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啓爲何格，此則天實限之，非啓過也！特其摹仿古調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間。錄憶昨行寄吳中諸故人。

憶昨結交豪俠客，意氣相傾無促戚。十年離亂如不知，日費黃金出游劇。狐裘蒙茸欺北風，霹靂應手鳴雕弓。桓王墓下沙草內，彷彿地似遼城東。馬行雪中四蹄熱，流影欲追飛隼滅。歸來笑學曹景

宗，生擊黃獐飲其血，皐橋秦娘雙翠娥，喚來尊前爲我歌。白日欲沒奈愁何！迴潭水綠春始波，此中夜遊樂更多。月出東山白雲裏，照見船中笛聲起。驚鷗飛過片片輕，有似梅花落江水。天峯最高明日登，手接飛鳥攀危藤。龍門路黑不可上，松風吹滅岩中燈。衆客欲歸我不能，更度前嶺緣峻嶒。遠攜茗器下相候，喜有白首楞伽僧。館娃離宮已爲寺，香逕無人欲愁思。醉題高壁墨如鴉，一半欹斜不成字。夫差城南天下稀，狂遊累日忘卻歸。座中爭起勸我酒，但道飲此無相違。自從飄零各江海，故舊如今幾人在！荒烟落日野鳥啼，寂寞青山顏亦改！須知少年樂事偏，當飲豈得言無錢！我今齒髮雖未老，豪健已覺難如前。去日已去不可止，來日方來猶可喜。古來達士有名言，只說『人生行樂耳。』

頓挫瀏亮，自選定其詩爲缶鳴集；而王禕序而評之曰：『季迪之詩，雋逸而清麗，如秋空飛隼，盤旋百折，招之不肯下。又如碧水夫渠，不假雕飾，翛然塵外，有君子之風焉！』明初吳下多詩人，啓與楊基張羽徐賁稱四傑，以配唐王楊盧駱云。基，字孟載，傳有眉菴集十二卷，（南京龍蟠里圖書館藏有影寫明重刊成化本）其詩頗沿元季纖穠之習，不如啓之冲雅澹鍊；然其五言古詩，風格頗上。羽字

來儀，傳有靜居集四卷。（南京龍蟠里圖書館藏有鈔明萬曆刊本）其律詩意取俊逸，失之平熟；而五言古體，低昂婉轉，殊有瀏亮之作；至於歌行，筆力雄放，音節諧暢，足以放駕於啓而爲一時之豪。賁字幼文，傳有北郭集十卷；（南京龍蟠里圖書館藏有影寫明成化刊本）其詩才氣不及高楊張，而法律謹嚴，字句熨貼，長篇短什，並首尾溫麗，於三家別爲一格。然唐四傑以材章麗贍爲美，而明四傑以風骨騰騫爲高，故龍頭不得不屬啓也。華亭袁凱，字景文，以白燕詩得名，時稱袁白燕。啓贈詩曰：「清新還似我，雄健不如他。」傳有海叟集四卷；（南京龍蟠里圖書館藏有明萬曆刊本又清光緒癸巳年徐氏觀自得齋刊本）而何景明序謂：「明初詩人，以凱爲冠。」蓋凱古體多學文選，近體多學杜甫；與景明持論頗契，故有此語也。景明又極稱：「歌行得杜之體。」然傷乎直，殊少變化。七言斷句，在李庶子劉賓客間；高啓楊基俱不及也。然吳詩尙風骨，而閩派講格調，其詩派禰三唐而祧宋元；善詩者稱十才子，而福清林鴻字子羽者推巨擘焉。十才子者，閩鄭定，侯官王褒，唐泰，長樂高棅，王恭，陳亮，永福王偁，及鴻弟子周元黃元時，人目爲二元者也。鴻論詩，大指謂：「漢魏骨氣雖雄，而菁華不足。晉祖元虛，宋尙條暢。齊梁以下，但務春華，少秋實。惟唐作者可謂大成；然貞觀尙習故陋；神龍漸變。」

常調；開元天寶間聲律大備，學者當以是爲楷式。『閩人言詩者，率本於鴻；傳有鳴盛集四卷，宗法唐人，繩趨尺步，而無鷹揚虎視之致。』袁凱海叟集專學杜；而鴻鳴盛集專學唐；蓋能極力摹擬，不但字面句法，併其題目亦效之；開卷驟視，宛若舊本；然細味之，求其流出肺腑，卓爾自立者，指不能一再屈也！』李東陽云。

第三節

李東陽

李夢陽

何景明

徐禎卿

楊慎

詩必盛唐以上，李夢陽何景明所以高唱復古也。然李東陽實有開山之功。東陽宏獎羣英，力追正始；由其天材穎異，長短豐約，高下疾徐，滔滔莽莽，惟意所如。其自序謂：『耳目所接，興况所寄，左觸右激，發乎言而成聲，雖欲止之，有不可得而止者；』此自得之言也。錄靈壽杖歌。

吾聞武當之山四萬二千丈，半在雲根半天上！不知三十六宮何處稱絕奇，產出靈株非一狀。蛟螭盤拏露頭角，熊經樹顛虎山脚。根蟠節錯相糾纏，含風飽雲經炎寒。九年洪水之水浸不殺，十日之日暴烈何時乾！梯懸磴接跬步不可上，誰采青壁紅琅玕。見之羨者不容口，錫以嘉名曰靈壽；爪之

不入行有聲，金可同堅石同久！吾家此物舊所有，神與相扶鬼爲守。自從病足跛曳不得前，已覺山林落吾手，一病經旬不出門，手中此杖嗟猶存！下床欹足立不定，此時託子以爲命。不顧四體無微疴，但願謝病歸山阿。左扶右策夾以二童子，下可涉園徑，上可陵陂陀。願栽萬本截萬杖，窮崖陰谷生森羅。靈兮壽兮此物倘可致，直遣四海赤子頭俱皤！

縱橫跌宕，能盤硬語，極意規撫少陵，何必李夢陽空同集耶！而夢陽輕之，何也？近體雅馴清澈，律圓而調響，亦深得唐意。錄遊岳麓寺

危峯高瞰楚江干，路在羊腸第幾盤？萬樹松杉雙徑合，四山風雨一僧寒。平沙淺草連天遠，落日孤城隔水看。薊北湘南俱入眼，鷓鴣聲裏獨凭欄。

永樂以後詩，臺閣體平熟，而理學諸公則近俚；得東陽起而振之，如老鶴一鳴，喧啾俱廢。後李夢陽何景明繼起，廓而大之，駸駸乎一代之盛矣！李夢陽何景明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以上。而東陽文非秦漢，詩則盛唐也。

李夢陽五言古源本陳王謝客，初不以杜爲師；所云杜體者，乃其摹擬之作，中多生吞語，偶附集

中，非得意詩也。而學陳王謝客者，亦過雕刻，未極自然。惟七言古及近體專仿少陵，而超然蹊逕之外。七言古雄渾悲壯，縱橫變化；明星去婦杜鍊師劉大司馬等篇，跌宕奇矯；士兵豆莖之作，學杜而智過其師，俚質生硬，處正不易到。而七言近體，開閣動宕，不拘故方，準之杜陵，亦幾具體。故當雄視一代，邈焉寡儔！至五言律頗傷質直，而長律整栗，亦有支弱之習；靈濟宮一篇，高出松陵；餘則華嶽簡何舍人鄱陽湖諸作，亦可誦。七言絕，則學供奉；而五絕如獄中詠將諸篇，奇特可喜，是亦逸品。錄去婦詞秋望

去婦詞

孔雀南飛雁北翔，含顰攬涕下君堂！繡幙空留並菡萏，羅袪尙帶雙鴛鴦。菡萏鴛鴦誰不羨，人生一別何由見！只解黃金頃刻成，那知碧海須臾變。賤妾甘爲覆地水，郎君忍作離弦箭！憶昔嫁來花滿天，賤妾郎君俱少年。瑤臺築就猶嫌惡，金屋裝成不論錢。重樓複道天中起，結綺臨春照春水。宛轉流蘇夜月前，萋迷寶瑟烟花裏。夜月烟花不相待，安得朱顏常不改！若使相逢無別離，肯放逝波到東海。薄命難教娣姒知，衰年恨少姑嫜在。長安大道接燕川，鄰里攜壺舊路邊。妾悲妾怨憑誰省，君舞君歌空自憐！郎君豈是會稽守，賤妾寧同會稽婦！郎乎幸愛千金軀，但願新人故不如！

秋望

黃河水遶漢邊牆，河上秋風雁幾行？客子過壕追野馬，將軍弣箭射天狼。黃塵古渡迷飛輓，白月橫空冷戰場。聞道朔方多勇略，只今誰是郭汾陽？

華州王維楨以爲：『七言律自杜甫以後，善用頓挫倒插之法，惟夢陽一人！』而何景明則譏之曰：『子高處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未見子自築一堂奧，突開一戶牖，而以何急於不朽也！』夢陽論詩稱陸謝。而景明則箴之曰：『陸詩，語俳，體不俳也。謝則體語俱俳矣！』又曰：『空同刻意古範，鑄形宿模，而獨守尺寸。僕則欲富於材積，領會神情，臨影構結，不仿形迹。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以有求似，僕之愚也。近詩以盛唐爲尙。宋人似蒼老而實疏鹵。元人似秀俊而實淺俗。今僕詩不免元習；而空同近作，間入於宋。譬之樂，衆響赴會，條理乃貫；一音獨奏，成章則難。故絲竹之音要眇，木革之音殺直；若獨取殺直，而并棄要眇之聲，何以窮極至妙，感精飾聽也？空同丙寅間作，叩其音尙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意反近；意苦者辭反常；色澹黯而中理披慢，讀之若搖鞞擊鐸耳！夫聲以竅生，色以質麗。虛其竅，不假聲矣！實其質，不假色矣！苟實其竅，虛其質，而求之聲色之末，則

終於無有矣！『夢陽主摹倣，景明則主創造。然景明不如夢陽之才大。夢陽亦遜景明之氣清。夢陽詩以雄麗勝；景明詩以秀朗勝；同是憲章少陵，而所造各異。名成之後，互相詆諆。何謂李搖髀振鐸。李謂何搏沙弄泥。何病李之殺直。李病何之緩散。兩君皆負才傲物，而何稍和易；以是人多附之。亳州薛蕙詩云：『俊逸終憐何大復。麤豪不解李空同。』自此詩出，而抑李申何者日漸多矣！

何景明題畫諸詩，源出少陵，匪徒貌似，神亦似之。而五言古有三謝體，有少陵體。七言古則深崇唐四傑轉韻之格。錄明月篇并序：

僕始讀杜子七言詩，愛其陳事切實，布詞沈著。鄙心竊效之，以爲長篇勝於子美矣！既而讀漢魏以來歌詩及唐初四子者之所爲，而反覆之；則知漢魏固承三百篇之後，流風猶可徵焉。而四子者，雖工富麗，去古遠甚！至其音節，往往可歌。乃知子美詞固沉著，而調失流轉，雖成一家語，實則歌詩之變體也。夫詩本性情而發者也；其切而易見者，莫如夫婦之間。是以三百篇首乎關雎，六義始乎風。而漢魏作者，義關君臣朋友，辭必託諸夫婦，以宣鬱而達情焉；其旨遠矣！由是言之：子美之詩，博涉世故，而出於夫婦者常少；致兼雅頌，而風人之義或缺。此其調，或反在四子下歟？暇日爲此篇，意調

若彷彿四子；而才質佷弱，思致庸陋，故摛詞蕪紊，無復統飭。姑錄之以俟審音者裁割焉。

長安月，離離出海嶠！遙見層城隱半輪，漸見阿閣銜初照。潏灑黃金波，團圓白玉盤！青天流影披紅蕊，白露含輝汎紫蘭。紫蘭紅蕊西風起，九衢夾道秋如水。錦幌高褰香霧濃，瑣闌斜映輕霞舉。霧沉霞落天宇開，萬戶千門月明裏！月明皎皎陌東西，柏寢岩嶢望不迷。侯家臺榭光先滿，戚里笙歌影乍低。濯濯芙蓉生玉沼，娟娟楊柳覆金隄。鳳凰樓上吹簫女，蟋蟀堂前織錦妻。別有深宮閉深院，年年歲歲愁相見！金屋螢流長信階，綺櫳燕入昭陽殿。趙女通宵侍御床，班姬此夕悲團扇。秋來明月照金微，榆黃沙白路透迤。征夫塞上行憐影，少婦窗前想畫眉。上林鴻雁書中恨，北地關山笛裏悲。書中笛裏空相憶，幾見盈虧淚沾臆！紅閨貌減落春華，玉門腸斷逢秋色。春華秋色遞如流，東家怨女上妝樓。流蘇帳卷初安鏡，翡翠簾開自上鉤。河邊織女期七夕，天上嫦娥奈九秋。七夕風濤還可渡，九秋霜露迥生愁！九秋七夕須臾易，盛年一去真堪惜！可憐揚彩入羅幃，可憐流素凝瑤席！未作當壚賣酒人，難邀入座援琴客。客心對此歎蹉跎，烏鵲南飛可奈何！江頭商婦移船待，湖上佳人挾瑟歌。此時凭闌垂玉箸，此時滅燭斂青蛾。玉箸青蛾苦緘怨，緘怨含情不能吐！麗色春妍桃李蹊，遲

輝晚媚菖蒲浦。與君相思在二八，與君相期在三五。空持夜被貼鴛鴦，空持暖玉擎鸚鵡。青衫泣掩琵琶絃，銀屏忍對箜篌語。箜篌再彈月已微，穿廊入闥靄斜暉。歸心日遠大刀折，極目天涯破鏡飛！

此篇詞彩穠麗，音律婉諧，而未極秀朗；於景明爲變格，乃極意摹唐四傑者。其它歌行如聽琴獵圖送徐少參津市打魚諸篇，深得少陵之髓，特以秀色掩之耳！景明與夢陽書曰：『僕嘗謂詩文有不可易之法者，辭斷而意屬，聯類而比物也。上考古聖立言，中徵秦漢緒論，下采魏晉聲詩，莫之有易也！夫文靡於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於韓。詩溺於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於謝。』而夢陽則應之曰：『假令僕卽今爲文一通，能辭不屬，意不斷，物聯而類比矣；然於中情思澀促，語險而硬；音節生拗，質直而麓；淺譎露骨，爰癡爰枯，則子取之乎？故辭斷而意屬者，其體也；文之勢也；聯而比之者，事也；柔澹者思也；含蓄者意也；典厚者義也；高古者格也；宛亮者調也；沈著雄麗，清峻閒雅者，才之類也，而發於辭；辭之暢者，其氣也；中和者，氣之最也；夫然又華之以色，永之以味，溢之以音。是以古之文者，一揮而衆善具也；然其翕關頓挫，尺尺而寸寸之，未始無法也；所謂圓規而方矩者也。然僕猶謂不證諸事，則空言不切；不切不信！夫子近作乖於法者，何也？蓋其詩讀之，若搏沙弄泥，散而不瑩；又麓者弗

雅也，如月蝕詩妖遮赤道行，是也。然闊大者鮮把持，又無鍼綫。古人之作，其法雖多端；大抵前疏者後必密，半闊者半必細，一實者必一虛，疊景者意必二，此予之所謂法。圓規而方矩者也。沈約亦云：「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卽如人身以魄載魂，生有此體，卽有此法也。詩云：「有物有則。」故曹劉阮陸李杜能用之而不能異，能異之而不能不同。今人止見其異，而不見其同；宜其謂守法者爲影子，而支離失真者以舍筏登岸自寬也！且仲默神女賦帝妃篇南游日北上年，四句接用，古有此法乎？水亭菡萏，風殿薜蘿，意不一乎？蓋君詩徒知神情會處，下筆成章爲高；而不知高而不法，其勢如搏巨蛇，駕風螭，步驟卽奇，不足訓也。君詩結語太咄易。七言律與絕句等更不成篇，亦寡音節。「百年」「萬里」「何其層見而迭出也？七言若剪得上二字，言何必七也？」卽此可徵何李之異趣焉。宏正間，詩流特衆；然皆近逐李何。豐城熊卓字士選，壽張殷雲霄字近夫，寶應朱應登字升之，夢陽派也。吳縣顧璘字華玉，亳州薛蕙字君采，信陽戴冠字仲鵬，孟洋字望之，景明派也。惟徐禎卿雖服膺夢陽，然絕自名家。其與夢陽書曰：「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趨；樂府雄高，可以勵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然後法經而植旨，繩古以崇辭。」揆其塗逕，與夢

陽不異。特夢陽才雄而氣盛，故恢張其辭。禎卿慮澹而思深，故密運以意。當時不能與夢陽爭先，日久論定，亦不與夢陽俱廢也。

自禎卿少時，已工詩歌，多學六朝，旁參白居易、劉禹錫。及見夢陽，初猶倔強，賦詩曰：「我雖甘爲李左車，身未交鋒心未服。顧余多見不知量，此項未肯下頗牧。」旣而夢陽詒以書曰：「僕竊謂足下過矣！夫詩，宣志而道和者也；故貴宛不貴險，貴質不貴靡，貴情不貴繫，貴融洽不貴工巧。故曰：「聞其樂而知其德。」故音也者，愚智之大防，莊諛簡侈浮孚之界分也。至元白韓孟皮陸之徒出，始連聯鬥押，纍纍數千百言不相下；此何異於入市攫金，登場角戲也！三代而下，漢魏最近古。鄉使繁巧險靡之習，誠貴於情質宛洽；而莊諛簡侈浮孚，意義無大高下；漢魏諸子，不先爲之耶！」禎卿折服，遂變面目。是時李何並陳，未決雌雄。禎卿雄不及李，秀不及何，而風骨超然，遂成鼎足。咀六朝之精音，采初唐之妙則，其詩不專學太白，而髣髴近之。七言勝於五言；絕句尤勝諸體；古宮詞送蕭若愚等作，雖龍標太白復生，何多讓焉！錄春思送蕭若愚。

春思

渺渺春江空落暉，行人相顧欲沾衣！楚王宮外千條柳，不遣飛花送客歸！

送蕭若愚

送君南下巴渝深，予亦迢迢湘水心。前路不知何地別，千山萬壑暮猿吟！

禎卿未遇夢陽之時，先與祝允明、唐寅、文徵明、善、號吳中四才子。允明與寅並以任誕爲世指目。寅詩頹唐淺率，老益潦倒。而允明詩則取材頗富，造語亦妍，下攝晚唐，上薄六代，與禎卿別。臺鸚鵡編花間集，風格差似，有竹枝楊柳之韻。徵明詩則雅飭之中，時饒逸韻。自云：『吾少年學詩，從陸放翁入，故格調卑弱，不若諸君皆唐音也！』此所謂如魚飲水，冷煖自知；皎然不誣其本志者矣！邊貢與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並稱四傑；其詩才力雄健，不及夢陽、景明；善於用長，意境清遠，不及禎卿；而平淡和粹，能於沈穩處見其流麗；善於用短，而夷猶於諸人之間，以不戰爲勝者也！

楊慎以宰相子，文采照映；獨不在七子聲氣之中，而其詩含吐六朝，以高明伉爽之才，鴻博絕麗之學，隨題賦形，一空依傍；而於李何諸子之外，異軍特起。南中稿穠麗婉至，一集之勝錄柳：

垂楊垂柳管芳年，飛絮飛花媚遠天。金距門雞寒食後，玉蛾翻雪暖風前。別離江上還河上，拋擲橋

邊與路邊遊子魂銷青塞月美人腸斷翠柳烟！

慎詩多用新事，工於設色，搜羅刻削，無出其右；而駢繪既繁，性情或盡；傳謂美能沒禮，詩亦有之。此其蔽也！

楊慎以意度穠麗，冠絕當代。而祥符高叔嗣字子業，無錫華察字子潛，長洲皇甫冲字子浚，又以造詣古澹，驂駕一時。高叔嗣初以詩受知於李夢陽；然擺脫窠臼，自抒性情，乃迥與夢陽異調；傳有蘇門集八卷，（南京龍蟠里圖書館藏有明嘉靖刊本）五言尤工，冲淡得韋蘇州體。錄病起偶題：

空齋晨起坐，懽游罷不適！微雨東方來，陰靄條終夕。久臥不知春，茫然怨行役。故園芳草色，惆悵今如積！

叔嗣詩如空山鼓琴，沈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青。華察亦以五言冲淡，欲追陶韋，傳有巖居臺；然垢氛已離，未穿溟滓。錄惠山寺與施子羽話別：

看山不覺暝，月出禪林幽。夜靜見空色，身閑忘去留。疎鐘隔雲度，殘葉映泉流。此地欲爲別，諸天暮生愁。

境事超詣，正復何減叔嗣；而叔嗣獨憔悴婉篤。皇甫冲與弟洙沔，並有盛名，稱四皇甫。而冲傳有華陽集；其詩源出韋柳，兼取材於潘左江鮑，清音亮節，無一點纖濃之習；高叔嗣華察而外，無有及之者。錄維摩寺雨坐

回嶺無仄徑，陟岡有夷壤。展睽入空濛，游心益昭朗！長風吹輕衣，飄搖翠微上。古寺迷夕煙，明燈淡綃幌。冥雨從東來，驚雷自西往。林巒忽不見，但聞山澗響。景寂非避喧，心瑩乃成賞。爲禮沉疴蹤，因之知幻象。

絕去雕藻，益臻適亮。此則超絕風氣，而自樹幟於李何之外者焉。

第四節 李攀龍 王世貞 宗臣 謝榛

王李七子，紹述何李；而李攀龍爲之倡，極爲王世貞所推，至謂『文許先秦上，詩卑正始還』，譽過其實。攀龍乃居之不疑。今觀其詩，古樂府及五言古體，臨摹太過，痕迹宛然。七言律及七言絕句，高華矜貴，脫棄凡庸，而七言律，人所共推，心摹手追者，王維李頎也。錄秋杪登太華山絕頂寄王元美

秋杪登太華山絕頂

縹渺真探白帝宮，三峯此日爲誰雄？蒼龍半挂秦川雨，石馬長嘶漢苑風。地敞中原秋色盡，天開萬里夕陽空！平生突兀看人意，容爾深知造化功。

寄王元美

薊門城上月婆娑，玉笛誰爲出塞歌？君自客中聽不得，秋風吹落小黃河。

七言律已臻高格，未極變態。七言絕句，有神無迹，語近情深，故應跨越餘子，爲集中之冠！

嘉靖七子，王世貞才氣十倍李攀龍；惟病在愛博；自珊瑚木難以及牛溲馬勃，無所不有。樂府變化，奇奇正正，推陳出新，遠非攀龍生吞活剝者可比！律體高華，絕亦典麗，雖鍛煉未純，不免華瞻之餘，時露淺率；亦未遽出攀龍下也！當日名雖七子，實則一雄；其自述曰：『野夫興就不復刪，大海迴風吹紫瀾，』言雖大而非夸！錄戰城南陵祀

戰城南

戰城南，城南壁；黑雲壓我城北。伏兵搗我東，遊騎抄我西，使我不得休息。黃塵合匝，日爲青，天模糊。

鉦鼓發，亂譟呼。胡騎斂，颯迅驅。樹若薺，草爲枯。啼者何。父收子，妻問夫。戈甲委積，血淹頭顱。家家招魂入，隊隊自哀呼。告主將，主將若不知。生爲邊陲士，野葬復何悲。釜中食，午未炊。惜其倉皇遂長訣，焉得一飽爲野風。騷屑魂依之，曷不覩主將高牙大纛坐城中。生當封徹侯，死當廟食無窮！

陵祀

松楸何不極，複道見行宮。劍珮千官月，橋陵萬馬風。地迴山盡拱，雲合樹俱雄。白首先朝事，傷心涕淚中！

世貞詩唱盛唐，然其詩亦有清透似宋人者。余愛其短歌數句云：『不必名山藏，不必千金懸。歸去來一壺，美酒抽一編。讀罷一枕牀頭眠。天公未喚債未滿，自吟自寫終殘年！』又棄官云：『人生求官不可得，我今得官何棄之？六月繡襦黃金垂，行人拍手好威儀。與君說苦君不信，請君白衣當自知。』明史本傳稱世貞論詩，呵叱宋人，晚年臨終猶手握蘇子瞻集。此二詩果似子瞻。

嘉靖七子之有宗臣，猶徐禎卿之於何李，詩才秀爽，與王李同聲氣而不同格調。錄登雲門諸山。山頭月白雲英英，千峯倒插千江明。手把芙蓉步石壁，蒼翠亂射猿鳥驚。誰其雲外吹紫笙，欲來不

來空復情天風吹我佩蕭颯，恍疑身在崑崙行！

其詩跌宕俊逸，頗能取法太白；而自入七子之社，漸染習氣，日以窘弱。然天才婉秀，吐屬風流，究無剽剗填砌之習；本質猶未盡漓也！

七子結社之初，尙論有唐諸家，茫無適從。謝榛以布衣執牛耳，主選十四家詩，讀熟之以奪神氣，申詠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裒精華；得此三要，造乎渾淪，不必塑謫仙而畫少陵。李攀龍極推之，贈詩曰：『謝榛吾黨彥，咄嗟名士籍；遂令清廟音，乃在褐衣客。』既而布衣高論，不爲同社所安。攀龍乃遺書絕交，而其稱詩之旨要，皆自榛發！諸人實心師其言也！榛近體工力深厚，句響而字穩。七子之流，莫之與京也！錄榆河曉發有感

榆河曉發

朝暉開衆山，遙見居庸關。雲出三邊外，風生萬馬間。征塵何日靜，古戍幾人閑？忽憶棄襦者，空慚旅鬢斑。

有感

薄伐原中策，論兵自古難！漢唐頻拓地，將帥幾登壇。絕漢兼天盡，交河蕩日寒！不知大宛馬，曾復到長安！

榛五言近體，句烹字鍊，氣逸調高；當與李攀龍七言，駢稱七子之冠云！七子中，徐中行吳國倫咸工律絕。大抵七子可厭者，擬古樂府之生吞活剝耳！五古亦鮮真詣。七古高亮華美之作，自爲可愛。至於七律七絕，則虛實開合，非僅浮聲爲貴！如謂其用字多同，格調若一，則又不盡然，觀其隨物賦形，古澤可掬，何嘗不典且麗！至詩中常用好字，本自不多。陶謝韋杜王孟諸公，無論何家，一集之中，比而觀之，多有雷同；較其直際，亦不數見。則亦無事苛繩於七子矣！

第五節 袁宏道 高攀龍

王李七子之派，極王而厭。徐渭欲以李長吉體變之，不能也！臨川湯顯祖欲以南宋四家尤楊范陸體變之，不能也！長洲王穉登吳江王叔承鄞縣屠隆雖迭有違言，然壁壘不張，均未足以相代。於是三袁兄弟起而乘之；其論詩以爲：『唐自有古詩，不必選體。中晚皆有詩，不必初盛。歐蘇陳黃各有詩，

不必唐人。唐詩色澤鮮妍，如旦晚脫筆硯者。今詩纔脫筆硯，已是陳言。豈非流自性靈，與出自剽擬所從來異乎！一時聞者渙然神悟，若良藥之解散，而沉疴之去體也。宗道首出，既以白蘇名齋而導其源。宏道中道繼之，流波大暢，遂有公安體之目；而宏道最爲白眉，中郎之名獨著。白蘇詩以容易出清真，自有神采，厥旨淵放，使人忘其鄙近；而宗道則頽波自放，舍其高潔，專尙鄙俚；作法於涼，後將何觀！此則宗道之失也。惟宏道清新輕雋，時有合作。錄橫塘渡妾薄命。

橫塘渡

橫塘渡郎西來，妾東去，感郎千金顧。妾家住紅橋，朱門十字路。認取辛夷花，莫過楊柳樹！

妾薄命

落花去故條，尙有根可依。婦人失夫心，含情欲告誰。燈光不到明，寵極心還變。只此雙蛾眉，供得幾迴盼！看多自成故，未必真衰老。譬彼盛開花，不若初生草！

其集中詩亦時涉俳諧調笑，如西湖云：『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住。一日湖上臥。』偶見白髮云：『無端見白髮，欲哭反成笑。自喜笑中意，一笑又一跳。』嚴陵釣臺云：『人言漢梅福，君之妻』

父也。』其弟中道爲之說曰：『吾兄錦帆解脫等集，意在破人執縛；間有率意遊戲之語，或快爽之極，浮而不沈；情景太真，近而不遠；要出自性靈，足以蕩滌塵空。』學者不察，效顰學語，其究爲俚俗，爲纖巧，爲莽蕩；烏焉三寫，弊有必至，非中郎之本旨也！中道才遜中郎，而雅飭過伯氏，傳有珂雪齋集。

無錫高攀龍字雲從，理學大儒，與三袁同時，其爲詩亦尙清真，而沖澹入古，不事俳佻；足拔戟自成一隊。傳有高子遺書十二卷，其第六卷，則詩也。錄夏日閑居夜步。

夏日閑居

長夏此靜坐，終日無一言，問君何所爲？無事心自閑。細雨漁舟歸，兒童喧樹間。北風忽南來，落日在遠山。顧此有好懷，酌酒遂陶然。池中鷗飛去，兩兩復來還。

夜步

幽人夜未眠，月出每孤往。繁林亂螢照，村屋人語響。宿鳥時一鳴，草徑露微上。欣然意有會，誰與共心賞！

無心學陶，天趣自會；以視公安之俳俚雜出者，何啻雅俗之別！然後知滌王李之富麗，而返正始之元

音者，當在此而不在彼也！

第六節 鍾惺 譚元春 陳子龍

鍾惺與譚元春評選唐人之詩爲唐詩歸，又評選隋以前詩爲古詩歸，風行一時，幾於家絃戶誦；而竟陵派之名以起。蓋承前後七子藻麗喬皇之後，所選唐詩，專取清瘦淡遠一路；其人人所讀，若李太白之古風，杜少陵之秋興諸將，皆不入選。公安以輕俊矯王李之縛重；而竟陵以幽冷洗王李之絢爛；所謂厭芻豢，思螺蛤也。盛名之致，會當其時；纖鉅高卑，視所成就。要亦秉其夙悟，運以苦思，執專門之巨規，樹並時之壁壘。而小道易泥，欹器懼盈；於詩學雖不甚淺，而他學問實未有得，故說詩既不能觸處洞然，自不能拋磚落地；往往有「說不得」「不可解」等評語，內實模糊影響，外似超超玄箸；雖驚流俗之觀，益來識者之詬；根本不實，窪水卽乾，吹毛索瘢，遂無全體！然極可醫庸膚之病。而惺生當晚明，復爲黨論所擠，當時以大行擬科，忽出而爲南儀曹，志節不舒，而不肯趕熱；「冷」之一言，其詩文，其學行皆主之。平日究心經史莊騷，以官爲隱，以讀書爲官，其人其品實不可及！而其詩有隱秀

軒集；其手近隘，其心獨狠，要是著意讀書人，可謂之偏枯，不得目爲膚淺。其於師友骨肉存亡之間，深情苦語，令人酸鼻；則又未可以一冷字抹煞。大抵惺之詩，如橘皮橄欖湯，在醉飽後，洗滌腸胃最善；飢時卻用不得。然當其時，天下文章，酒池肉林矣！那得不推爲俊物也！錄上巳雨登雨花臺巴東道中示弟怪。

上巳雨登雨花臺

去年當上巳，小集寇家亭。今昔分陰霽，悲歡異醉醒！可憐三月草，未了六朝青！花作殘春雨，春歸不肯停！

巴東道中示弟怪

山中未必雨，雲起已生愁！峽窄天多暮，江高地易秋！連朝皆陟嶽，茲路獨臨流。欲畫瞿塘勝，歸途定覓舟。

幽深孤峭，手眼別出；而情性所縛，時有名理；山水所發，彌見清思。惟才小氣窄，體輕腹陋，意鄰淺直，格圍卑寒，故爲不了之語，每涉鬼趣之言；故或片語可稱，全篇尠取；此其蔽也！然惺爲人嚴冷，不喜接俗

客湖海之聲氣未廣。籍譚元春應和之，派乃盛行。而元春才不如惺，詩爲幽峭則一；傳有嶽歸堂集十卷。錄夜次陽邏同夏平尋山遊九峯山。

夜次陽邏同夏平尋山

靜人真可借，高趣脫無逆。人家殘漲後，初乾沙紋迹。軟步過秋草，寂寂林下宅。宅邊如有徑，諒爲茲山闢。微茫犬吠巔，向下人聲積。高處天地靈，長江動空碧。一燈馨杳然，嶺爲溪所隔。不必詣其所，惆悵亦有獲！

遊九峯山

衆山作寺圍，羣松作山護。纏綿青翠光，山欲化爲樹。根斜卽倚磴，枝隙已通路。陰雲貫其下，常令白日暮。藤刺裹山巔，飛鳥慎勿度。

模山範水，特工五言；朗秀處似王右丞，險健處似孟東野；其病在時涉俳俚；鍾字複意，不免間出，作枯窘寒儉相；又往往上下語不相應；如能芟去蕪枝，迥然孤秀，亦復何減古人！然竟陵之體靡天下；而後進之學者，大江以南更甚；得其形貌，遺其神情。有賈島之苦僻，無孟郊之堅蒼，以寂寥言精練，以寡約

言清遠，以俚淺言沖澹，以生澀言新裁；篇章字句之間，每多重複，稍下一二助語，輒以號於人曰：『吾詩空靈已極。』空則有之，靈則何曾；見斥藝林，蓋有由已！然而非鍾譚之罪也！

歙縣程嘉燧，字孟陽，亦不爲何李王李者，詩亦娟秀少塵，而不免纖窈；著有松圓浪淘集。錢謙益深懲何李王李流派，乃於明三百年中，特尊之爲詩老。然格調極卑，時涉穢俚；近體多於古風，七律多於五律，才庸而氣弱，固卑之無甚高論矣！華亭陳繼儒字仲醇，以處士虛聲，傾動朝野；傳有眉公集，而纖詞浮語，更下松圓一等。

王李道盡，公安之派寢廣，竟陵之燄頓興，一時好異者譁張爲幻。而有振七子之墜緒，返俚淺於茂典者，陳子龍也；實以沈博絕麗之才，領袖幾社。而同郡夏完淳字存古，髫齡崛起，如響斯應。譽之者謂其廓清榛蕪，力追先正；而詆之者則曰七子窠臼，徒爲虛囂。然以此結明三百年之詩局，而與開一代風氣之高啓，後先輝映；亦足以覘復古爲明文學之主潮，詩亦不在例外；所謂君以此始，亦以此終也！子龍有白雲草廬居湘真閣諸稿，尤工七言古。錄小車行邊詞。

小車斑斑黃塵晚！夫爲推，婦爲挽。出門何所之？青青者榆，療吾飢；願得樂士共哺糜。風吹黃蒿，望見牆宇。中有主人當飼汝。叩門無人室無釜，躑躅空巷淚如雨！

邊詞

大同女兒顏如花，十五學得箏琵琶。莫向中宵彈一曲，清霜明月盡思家！

八城亦是古遼西，大纛高牙萬馬齊。壯士錦衣行樂地，十年無夢到春閨！

子龍七古跌宕自喜，取藻於六朝四傑，而出入太白昌谷；所惜鋪敘華縟，動出一軌，不免與七子同譏；又時雜以豪麤耳！然子龍之詩，不脫王李之窠臼；而子龍之詞，則直造唐人之奧宇。詞至南宋之季，幾成絕響；知比興者，元張翥之蛻巖詞而已！明初作者，猶承張翥之規，不乖於風雅。永樂以後，南宋諸名家詞，皆不顯於世；盛行者爲花間集草堂詩餘二選。楊慎王世貞輩之小令中調，猶有可取；長調皆失之俚。惟陳子龍之湘真閣，江籬檻諸詞，風流婉麗，足繼南唐後主；則得於天者獨優也！觀其所作，神韻天然，風味不盡，如瑤臺仙子，獨立却扇時；而湘真一刻，晚年所作，寄意更綿邈淒惻，言內意外，已無遺議。故附論之。

第三章 曲

曲，有雜劇，有傳奇。明代詩文與宋元異；而明曲亦與元曲異；大抵由俗而文，用夏變夷。雜劇極盛於元。南戲繼起有明。而原南戲之興，當在宋光宗朝，永嘉人作趙貞女王魁二傳，實爲首唱。或云：宣和間已有萌芽，至南渡時，則盛行，號曰永嘉雜劇；其文字卽本宋人詞，而益以里巷歌謠，不協宮徵。至元時，雜劇蔚興，南戲衰熄，迨高則誠琵琶傳出，盡洗胡元古魯兀刺之風，而易之以纏綿頓宕之聲。明太祖亟稱焉；於是海內嚮風，別名爲南曲，以元套雜劇爲北曲，而相驂靳。此一時也。潞川楊康惠公梓在元時，得貫雲石之傳，嘗作豫讓霍光尉遲敬德諸劇，流傳宇內；與中原弦索抗行。而公子國材，復與鮮于去矜交遊，以樂府世其家；總得南聲之祕奧，別創新音，號爲海鹽調；西江兩京間翕然和之。此一時也。徐渭著四聲猿雜劇，中女狀元一劇，獨以南詞作之；破雜劇定格。而太倉魏良輔崑山梁辰魚以善謳名吳中，良輔探討聲韻，坐臥一小樓者十餘年，考訂琵琶傳板式，造水磨調。辰魚作浣紗記付之，流

麗穩協，天下始有清音，號曰崑曲，歷世三百，莫不頹首傾耳，奉爲雅樂。然梁辰魚以南詞負盛名，北劇亦雅擅場，而所爲紅線一劇，賓白科段，純爲南態；所異者，止用北詞耳！此又一時也。明之中葉，雜劇亦用南詞，傳奇間取北曲者，此又事之變也，不可繩之以法也。大抵元詞以拙樸勝，明則妍麗矣！元劇排場至劣，明則有次第矣！故曰明曲與元曲不同也。吾友吳瞿安先生梅有專書備論之，茲不具述。而要刪其指以備一格。大抵明文之異於宋元者，排唐宋以力追秦漢也。明詩之異於宋元者，排宋元以還之漢魏盛唐也。明曲之異於元曲者，排胡音以還我夏風也。要之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而已矣！

第四章 八股文

第一節 總論

八股文，亦名四書文。四書文者，以命題言之也。八股文者，以體制言之也。或稱帖括，卽唐帖經。亦

名經義，卽唐墨義。顧唐人帖經，猶今默寫經書，無文詞之發；非八股文比。而明之八股文，排比聲調，裁對整齊，卽唐人所試之律試律賦，貌雖殊而其體則一也。亦稱時文，則對古文而言。其初宋仁宗篤意經學；王安石請興建學校，因言：『學者專意經術，庶幾可以復古。』於是改取士之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書詩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後改論語孟子義各三道；命中書撰大義式頒行。王安石奮筆爲之，存文十篇；或謹嚴峭勁，附題詮釋；或震盪排奡，獨抒己見；一則時文之祖也，一則古文之遺也。眉山蘇氏父子，亦出其古文之餘，以與安石抗手；然皆獨據偉論，不沾沾於代古人語氣；其代古人語氣者，自南宋楊萬里始。此則四書文所由昉也。第北宋只論孟命題，不及大學中庸；有之，當在南渡以後。朱子嘗爲私議，欲罷詩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諸經以子午卯酉四科試之，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一道。元仁宗皇慶二年，中書省臣奏科舉事，專立德行明經之科，乃下詔及條目頒行，出題用四子書。明初卽制國學，每月試經書義各一道。洪武三年八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初場四書疑問，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道。諸生應試之文，通稱舉業；四書義一道，二百字以上；經義一道，三百字以上；取書旨明皙，不尙華采；其命題專取四子書及易書

詩春秋禮記五經，遂爲定制。然英宗天順以前，舉業之文，亦不過敷衍傳註，或對或散，初無定式；而憲宗成化以後，始爲八股；其法，截本題爲兩截，每截作四股，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其兩扇立格，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如之；故謂之八股；而未入口氣以前，先以破題，次以承題；篇末敷衍聖人言畢，自據所見，或數十字，或百餘字，謂之大結，可以發揮時事；以後功令益密，恐有藉以自銜者，但許言前代，不及本朝；大結無可發揮，止三四句而已。明初舉業文多散佚。開國會元，首推黃子澄。而成祖時，登第者，則于謙薛瑄，差有傳作；謙英風飄發，瑄醇白無疵，各肖其人。英宗嗣位，商輅陳獻章岳正王恕蟬聯鵠起。及邱濬教習國子，人材蔚起；乙未主試，冠會榜者王鏊，魁大廷者謝遷，則濬之有以樂育之也。其時李東陽屢掌文衡，振起之功，亦復不少。羅倫章懋林瀚吳寬諸人，雲蒸霞蔚，濟濟盈門；而林瀚之文，談理真實，而行之以繁重紆曲；吳寬則春容大雅，不動聲色，尤文之以養勝者！然稱爲斯文宗主，則首推王鏊，雖謝遷之清剛古樸，不讓於鏊；究不若其神完氣足，理法純備也。至孝宗弘治庚戌，錢福會榜第一；因而王錢並稱。其後冠會榜者，惟董圯可與二家鼎足而立。大抵王翺長於論議，錢福善於刻畫。而圯則遊行理窟，自成大家，非他人所可及，亦非識者莫能辨；故王錢

文易讀，而圯文難讀；王錢體正大，圯格孤高。王錢之後，衍於唐順之，終明之世，號曰元燈。而圯之文，其傳遂絕，三百年間無問津者。今讀其文，神骨高騫，絕似古文之韓愈，知其用功者深也。唐順之傳王鏊之法，而運以唐宋古文雄肆之氣，以世宗嘉靖己丑得雋會榜，遂冠絕諸家；蓋其於經史子集，靡不貫通，而融裁之以八股文字。渾灑流轉，品獨高絕，而瞿景淳又以精確沖夷，別樹一幟，合之王錢唐三人，因有四家之目。薛應旂貫通六經，發而爲文，如金出冶，如玉離璞，光芒煥發；遂有退錢而進薛以合王唐瞿爲四家者。而究其以古文爲時文，使天下復見宋人經義之舊者，則惟歸有光之功獨稱茂焉。王鏊善用偶，有光善用奇。有光宗法在錢，而名理過之；觀其高古，則秦漢也；其疏暢排宕，則唐宋八家也；而其法律精嚴，於題位不溢不漏，則又爲時文之大宗；而跌宕磅薄，看似散行，細玩乃見其股法之變；實有明一代八股文大宗也。其後胡友信相繼而起，則又家數純似王鏊，而出以浩氣，不爲鏊之熟圓；或以友信與有光追配王唐，所謂王唐歸胡者也。茅坤與唐順之講貫，善挾古人之奧，以太史公爲師，以韓柳歐蘇爲友，而施之舉業，亦爲別調獨彈。艾南英論舉業首推歸有光，繼又以坤爲上，二說相持未定；要之有光文固涵蓋一世，而古雅溫醇，坤亦何遽不相及也！乃至神宗萬曆一變而爲陵駕，再變

而爲斲削。降逮熹宗天啓，文章削薄已極。一時轉移風氣，豫章四家之力爲多！陳際泰文最奇橫，如蘇海韓潮。章世純幽深勁鷲，如龍蟠蛟起。羅萬藻清微澹遠，如疏雨微雲。而艾南英則所謂公輸運斤，指揮如意；師曠辨音，纖微必審者也！世人翕然歸之，稱爲章羅陳艾。大抵天啓之文，深入而失於太苦。崇禎之文，暢發而又嫌太盡。獨金聲崛起爲雄，幽深矯拔，力追古初。而陳子龍清奇冷雋，取材於韓非八姦五蠹說難孤憤諸篇，而運以魏晉風藻，故足別開生面者也！自科舉廢而八股成絕響，然亦文章得失之林也！明賢抉發理奧，洞明世故，往往以古人爲時文，借題發揮，三百年之人文繫焉！吾友吳瞿安先生嘗言：『明代文章，止有八比之時文，與四十齣之傳奇，爲別創之格。』（語見顧曲塵談）吾友旣備論曲學矣；獨八股文闕焉放廢，遂爲明其流變，著其名家，以俟成學治國聞者有考焉！

第二節 黃子澄 姚廣孝

分宜黃子澄名湜，以字行，洪武十八年會試第一；首題爲論語『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其文章莊重典雅，自來著錄八股文者，以此爲臺閣文字，開國之冠。其辭曰：

治道隆於一世，政柄統於一人。夫政之所在，治之所在也。禮樂征伐，皆統於天子；非天下有道之世而何哉！昔聖人通論天下之勢，首舉其盛爲言，若曰：天下大政，固非一端。天子至尊，實無二上！是故民安物阜，羣黎樂四海之無虞。天開日明，萬國仰一人之有慶。主聖而明，臣賢而良，朝廷有穆皇之美也！治隆於上，俗美於下，海宇皆熙皞之休也！非天下有道之時乎！當斯時也，語離明，則一人所獨居也。語乾綱，則一人所獨斷也。若禮若樂，國之大事；則以天子制之，而掌於宗伯。若征若伐，國之大柄；則以天子操之，而掌於司馬。一制度，一聲容，議之者天子；不聞以諸侯而變之也！一生殺，一予奪，制之者天子；不聞以大夫而擅之也！皇靈丕振，而堯封之內，咸懷聖主之威嚴！王綱獨握，而禹甸之中，皆仰一王之制度！信乎！非天下有道之盛世，孰能若此哉！

時未立試牘科條，雍容揄揚，頗涉頌體；而收縱之機，浩蕩之氣，呵成一片，元氣渾圓；亟應首錄以存舉業之河源。其直射本題下文『諸侯』『大夫』字樣而不爲侵下；亦可知當日格式尙寬也！

長洲姚廣孝，爲僧，名道衍，洪武中，詔通儒書僧試禮部，不受官；以僧服與謀人家國，佐成祖起兵；而爲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與惡惡臭，與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

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題文；至云『雖以聖人帝王，而不能無雜霸之心，卽不能無盜蹠之心；』語奇闢未經人道，亦可見心術形於文章，有不自掩者！其辭曰：

誠意之功在獨，非慎不可也。夫不慎獨，則意得欺之；此君子而小人也。蓋聞明德以天下爲體，然每爲天下之念所昏。聖經以致知言誠意而求端於格物，此有深意焉！夫所格者何物也？若曰：一人明德耳，何爲天下國家之皆貫其間？則必有爲人一念欺吾初心；是與小人之不格物者一也。如何修身然後齊治平皆在其間？又有求人一念並欺我知；是與小人之不能致知者一也。凡好惡發於赤子之真，皆可通之天下；此聖賢之意，亦帝王之意自慊也。凡好惡爲天下而飾，卽非赤子之真；此雜霸之意，卽盜蹠之意自欺也。雖以聖人帝王，而不能無雜霸之心，卽不能無盜蹠之心；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慎之何如？時時格物，則時時知致矣。少人惟致知格物之間，略有不慎，而求之天下。聖人王者方持大鑑以照心中之盜蹠，而天下之盜蹠，皆入其鑑。此小人之所以不免也。嗟乎！小人亦誤求之天下之間，而失之於先後焉者也！其害如此，可不慎哉！惟慎，故格物致知；格物致知，正慎也；此明

明德也；誠意者可不知哉！

雋桀廉悍，其氣卓犖，自與黃子澄之雍容揄揚不同。然一渾雅，一奇警，雖規模粗具，而氣象岸異，大樸不凋，可以概見。世論多以八股文代古人語氣，未易見抱負。然非所論於豪傑；而明賢借題發揮，往往獨抒偉抱，無依阿渙忽之態；如姚廣孝之放言不顧，其一例也！又如錢唐于謙字廷益，遭逢國變，主虜寇深，而扶危定傾，措置若定；然亦蘊之有素。觀其爲孟子『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題八股文，起講云：『且國家之倚重者有二：遇戰鬪，則用介冑之士；遇綏靖，則用旬宣之臣。故兵法嚴，則士奮勇；吏治肅，則官効職。人君以馭兵之法馭臣，則吏治精矣！人臣以死綏之義死職，則官職當矣！』而後幅則曰：『一失伍，則執而論之有司，何至於再！再失伍，則縛而僇之於社，何至於三！蓋有死無犯，軍之善政也。信賞必罰，國之大經也。此大夫之所素明也！今子蒞官以來，所謂奉職循理者安在其於息事，不啻再矣！豈士以賤刑，官以貴貸耶！由子曠官以來，所謂省愆訟過者安在擬之以失伍，亦已多矣！豈士不致於再，官不憚其多耶！』辣手鑄文章，天下逃將曠官，一齊胆破！心存開濟，吐言天拔，其素所蓄積也！亦何嫌於舉業之消磨志氣哉！無亦志氣之自不振耳！

第三節 唐順之 歸有光

吳縣王鏊，字濟之；少善八股文，及貴顯，數典鄉試，程文魁一代。八股文之有鏊，如詩之有杜甫，古文之有韓愈；前此風會未開，鏊無所不有；後此時流屢變，鏊無所不包。前人語句，多對而不對，參差灑落，雖頗近古；終不如鏊裁對整齊，機調熟圓，爲舉業正法眼藏！若乃手眼別出，我行我法；而以古文爲時文，於熟圓出蒼堅者，則自唐順之倡之也。如孟子『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題文曰：

時人欲矯異端之偏，而不知其自陷於偏也！蓋不偏之謂中；而用中者權也。子莫欲矯楊墨之偏而不知權焉，則亦一偏而已！此孟子斥其弊以立吾道之準也。且夫吾道理一而分殊；而爲我之與兼愛，固皆去道甚遠者也。吾道以一而貫萬；而執其爲我與執其兼愛者，固皆執一而不通者也。於是有子莫者，知夫楊墨之弊，而參之於楊墨之間，以求執乎其中焉。蓋曰：其子子然以絕物如楊子者，吾不忍爲也！但不至於兼愛而已矣。其煦煦然以徇物如墨子者，吾不暇爲也！但不至於爲我而已。

矣。自其不爲爲我也，疑於逃楊而歸仁。自其不爲兼愛也，疑於逃墨而歸義。子莫之於道，似爲近也；然不知隨時從道之謂權，以權應物之謂中；而楊墨之間，非所以求中也！徒知夫絕物之不可；而不知稱物以平施，則爲我固不爲也，而吾道之獨善其身者，彼亦以爲近於爲我而莫之敢爲矣！徒知夫徇物之不可；而不能因物以付物，則兼愛固不爲也，而吾道之兼善天下者，彼亦以爲近於兼愛而莫之肯爲矣！雖曰將以逃楊也；然楊子有見於我，無見於人；而子莫有見於固，無見於通；要之均爲一曲之學而已！知周萬變者果如是乎！雖曰將以逃墨也；然墨子有見於人，無見於我；而子莫有見於迹，無見於化；要之均爲一隅之蔽而已！泛應不窮者果如是乎！夫爲我一也；兼愛一也；故楊墨之爲執一易知也。中，非一也；中而無權，則中亦一也；故子莫之爲執一難知也。非孟子辭而闢之，則人鮮不以子莫爲能通乎道者矣！

其文內堅凝而外渾厚，如一筆書成，而曲折相生，反正相顧，平舒疊幻，如山川之出雲；而其實熟極生巧，故能神明於王鏊之矩矱，以自出變化。大抵舉業之文，體氣至王鏊而正；規模至順之乃大順之有自爲詩云：『文入妙來無過熟，書從疑處更須參；』此順之自道其所得也！其舉業文，縱放出東坡，拘

峭斲荆公，放而能收，散而能斂，一開一合，規矩出神明；凡八股文兩扇中作一紐遙對，始自順之！

歸有光亦以古文爲時文，古文出歐陽修，而舉業則取逕於蘇氏父子，肆之爲恢闕，澤之以經史，融裁古人語，渾如己出；實大聲闕，駕順之而出其上！如孟子：『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題文曰：

大賢詳周室班爵之制，內外各有其等也。夫爵者，先王所以列貴賤也；內外異等，而天下之勢成矣。且夫有天下者不以自私；而選賢與能以與天下共焉，茲明王所以奉若天道者也；而制盡於成周矣！自其通於天下者言之：蓋無所不統，謂之天子；天子無爵也，而爵之所尊也；六合之內，無以加矣！於是乎天子端冕於內，六服承辟於外，錫之命而重藩翰之寄，胙之土而同帶礪之盟。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也，名異而等不同也；子也，男也，同一位也，名異而等不異也；合之凡五等矣。要之先王非私天下而相與爲賜也；顧寰宇之廣，億兆之衆，苟非聞見之所及，則智慮有所不周，而天下之情，必有壅而不通者矣！故爲之衆建諸侯，而使之錯壤以居，以大弼成之義；而內外相統，遠近相維，則運臂使指之勢以成；而五服之長，外薄四海矣！然則有天子，必有諸侯；有諸侯，必有公侯伯子男者，勢

也。此先王所以聯屬天下而盡其大者也。自其施於國中者言之。蓋自天子至於子男，皆謂之君；君詔爵者也，而爵之所先也；域中之大，無以加矣！於是乎各君其國，則各統其臣，論官材而俾之咸熙庶績，亮天工而俾之弼予一人。卿也，大夫也，各一位也，官異而秩亦異也；上士也，中士也，下士也，各一位也，士同而品不同也；合之凡六等矣。要之先王非侈名號而相與爲榮也；顧委寄之重，幾務之叢，苟非耳目之所寄，則聰明有所不及，而天下之事，必有偏而不舉者矣！故爲之廣置官屬，而使之分職以治，以盡協恭之義；而上下相承，體統相係，則絲聯繩牽之勢以成；而九牧之長，阜成兆民矣！然則有君必有臣；有臣必有卿大夫士者，亦勢也。此先王所以經理一國而盡其細者也。是知合六等以治五等之國，合五等以一天下之勢，周室班爵之制，有如此者。

其爲文高視闊步，置身題外以寫題中，絕去時文束縛之苦；凡直起直落，承題不復破題，起講不復承題，是古文佳境，惟有光能之後德清胡友信與齊名，世並稱歸胡。友信亦博通經史，沛然出之，無事長篇大論，局斂而氣自開拓。

第四節 陳際泰 艾南英

嘉靖以前，如王唐歸胡，文以實勝。而隆慶萬曆以後，文以虛勝。嘉靖文轉處皆折；隆萬始圓；圓機。鄧以讚開之也。嘉靖文妙處皆生；隆萬始熟；熟調，許獬開之也。圓之極而趨於薄。熟之極而入於腐。艾南英深嫉之，起於江西，與同郡章世純羅萬藻陳際泰以興起斯文爲己任，乃刻四人所作行之世，以開天崇兩朝清剛警卓之風，而結有明三百年八股之局；世翕然稱豫章四家。而臨川陳際泰，字大士，積健爲雄，返虛入渾，萬流景仰，尤爲絕出！際泰產於貧家，常借隣人書讀之，不受師傅卒成大家；其學無所承藉，一覽數行，手口耳目並用，質甚奇！日構數十藝，作文盈萬，才甚捷！變通先輩，自爲面目，法甚高！爲諸生時，所作文徧天下，士大夫皆願與交。有以四書疑義質者，輒口占以示，卽未成章，或二股，或四股，出沒縱橫，每多精義，後遂集爲四書讀。其稿中一題數義者甚多；如孟子『充類至義之盡也』題文凡五篇，一氣銜接，意境如轆轤之相引；舉業家以此爲直接賈誼過秦三論柳宗元西山八記，分之則一篇自爲首尾，合之則數篇自爲首尾。時文之快且多，無有如陳際泰者！錄大學『欲齊其家者

先修其身』題文曰：

家取則於身，故君子謀所以齊之者焉。夫以不德之身，強行於物，卽家且先格矣，豈能齊乎！且夫家之難齊，甚於國之難治也！所謂甚於國者有二：國者，威權之所可馭也；用恩之地，而威權之分失矣！國者，耳目之所不接也；嚙就之人，而耳目之際真矣！威權不得而施，則反其道乃可以相易。耳目不得而匿，則益其事乃足以相當。其必先修身乎！一家之中，其爲賢不肖者，不一而足。齊之者，將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夫狹邪淫比，禁之而不止者，無術以主之也！吾修吾身，言必稱先王；動必稽古昔；則作事可法，而無自恣其偷越之思；故其子弟之教，不肅而成！一家之中，其愛惡相攻者，亦不一而足。齊之者，將使人人有秉禮度義之意。夫詬誶囂陵，調之而愈焚者，無道以御之也！吾修吾身，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晏安之私，不形於動靜；則用情正大，而無自開其偏溺之端；故其起伏之情，不劑而平！夫治家以和者，固不以乖戾致恩義之睽；而其弊或致於無節！治家以嚴者，固不以褻狎致婦子之嬉；而其弊或致於不樂！故齊家莫修身若也！身修，固去其和與嚴之名，而兼乎和與嚴之利者乎！蓋關雎麟趾之休，本於文德；而風火利貞之義，究歸言行；然則欲齊其家者，其所先蓋可知矣！

際秦文於四家中最奇橫，如風發泉湧，兔起鶻落，而此獨體質純茂，又變其平日縱橫跌宕而一歸於經術。理題文，前此多直用朱熹集注以詰之；至際秦出，乃挹取羣言，自出精義，與相發明，故能高步一時，終莫之踰也！自言：『余文數變，然其意皆以一己之精神，透聖賢之義旨爲旨；而所獨得者乃在分股。前人定爲八股者，言之不已，而再言之，明爲必如是而後盡也。若每股合掌，則四股可矣；何必八股哉！而吾則對股與出股一字不同，對股既嚴而后出股不苟；然不合掌，又非於題外求不合掌也。文未至於一字不移，是八寸三分頭巾，隨人可戴也；病又不在世俗合掌下。必明於此，而後文始刻，始高，行文之手始快。至於微遠以取致，博奧以取理，所謂加務善之，而所要不存焉！』

艾南英少負異才，倡其同志爲四大家稿，名動海內；而汎舟吳越間，以文贄者如雲，總束而度於几；每當風日清美，縱棹明湖，酒酣興至，開評圈乙，出其甲者特置之艇尾。偵者得，走報各家曰：『某某文中選矣！』趨賀者傾閭，筵晏累日。於時與選者，幾如登第之榮。而南英一老諸生，力肩斯文，裁成振作，一時風氣，遂爲所移！顧持論刻覈，亦以樹敵。復社爲太倉張溥、楊樞等所結，而宜興周鍾爲之長，嘗自鐫經翼諸選，比之咸陽國門之書。南英力譏貶之，語見所選明文定中。然以文論，南英文無一語不

原本經傳，卻不用一經傳語，補題之妙，皆王鏊錢福舊法，而出以樸質堅辣，非王錢所及；鍾則氣體闊大，骨力平庸，誠不足以當南英之一喙！幾社則創自陳子龍，附者尤衆；其學好讀文選，務怪奇，務藻思；獨包爾庚有峭拔之筆，文情搖曳；則爲子龍所不喜，而同社不貴也！南英尤斥子龍，與際泰及章世純羅萬藻相砥礪。幾社中人忌之，爲駁四家文以解，故爲抑揚；際泰世純不悅，故四家之交，合而不終；而世純亦折而入幾社。南英勢孤，意有鬱結，不得據，乃發憤拈孟子曰「無傷也」題，爲文以見意曰：知人言之不足恤，而人當自信矣！夫禮義之或愆，則所患也；彼不理於口，是何傷哉！聞之曰：傷人以言，甚於戈矛；此特世俗之常情，而非所論於君子也！子告我曰：大不理於口，憂讒畏譏之心，何皇皇耶！夫君子禔躬，何至以心爲垢府；然有人於此，終其身無詿誤可摘者，其中亦可疑也！君子涉世，何至以身爲詬端；然有人乎此，終其身無毀言能加者，其品亦可知也！子之不理於口，吾直以爲無傷耳！聞世俗之繁言，而爽爽然驚，規規然自失；此怯胆也！夫丈夫固當有相曠之懷，寧使有瑜有瑕，不甘無舉無刺；謠詠之口，何足介其念也！患物議之相侵，而平情以合污，輟行以弭怨，此俗腸也；夫丈夫固當有超勝之韻，尊之聖賢不喜，呼之牛馬不怒，譸張之舌，何足動其衷也！嗟乎！何物庸衆，而能

譽豪傑也；謗固其所耳！一忌而欲殺，一惡而欲死，吾以閒心觀焉，天下有可解頤如此者哉！嗟乎！何物庸衆，而敢譽豪傑也；毀固其分耳！造讒者手足俱亂，吠聲者耳目若狂，吾以冷眼視焉，天下有可鼓掌如此者哉！故褊衷者聞謗若刺於肌膚；而冥之以至理，則羣聲洶洶，猶嬰兒之啼呼也！何相忤也！盛氣者聞毀不安於夢寐；而對之以達觀，則羣口嗷嗷，猶鳥獸之鳴號也！何相怒也！夫爲士者，識欲其超，骨欲其勁；以天下譽之，夷然不屑；以天下非之，倘然不顧。若夫憂讒畏譏，則妾婦之事也！有笑有罵，亦憤極而爲曠達之言。世論以八股代言，比之優孟衣冠，啼笑皆非其真；如此之感慨激發，亦何嘗不出於性情之真也！性不俛仰隨俗，而清剛之氣貫注行墨；遭時喪亂，跋履間關，同時名士，狼籍載路；而南英獨視死如歸，游說萬端，終莫之屈；不媿爲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矣！又明之亡也，滿洲入關以主諸夏。而寧化邱義字明大者，崇禎末，補諸生；易代後，義不就試。其父詰之，對曰：『世代旣變，人心亦變；卽文字亦變。以前文應今試，徒取黜辱，無益！』父曰：『不必言遇合，但功令不許不應試耳！』義乃就試，題爲大學『之其所哀矜而辟焉，』義乃振筆直書以抒黍離之恫曰：

（破題承題佚）當可哀可矜之世，必無不哀不矜之人。世有辟於哀矜之人，必世有不勝哀矜之

事也！今夫無怙無恃，哀之至也！乃至宗廟邱墟，鼎社遷改，哀又過之！詩所謂『哀恫中國，具贅卒荒』是也。更取父母之遺體而毀傷之；取聖王之冠裳而滅裂之；哀哉，維今之人，不尙有舊哉；鰥寡孤獨，矜之至也！乃至天潢溝壑，宮闈泥塗，矜百倍之！詩所謂『爰及矜人，哀此鰥寡』抑末矣！更取匹耦而穢亂之，夫鰥而妻不寡；取耄倪而僕隸之，父獨而子不孤。哀哉，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哉！乃哀未畢也，而和悅繼之；髡鉗之不爲辱，呼蹙之不爲憤；卽屠門覆祀，不敢仇也！矜未畢也，而安樂繼之；謂他人父而忘其孤，謂他人夫而忘其寡；他人不子不妻而奴婢之，不悔其賤也！此之謂失其本心！故曰：『哀莫大於心死，而形死次之。』吾哀夫當哀而不知哀者！又哀夫已不能自哀，而反哀他人之哀者！又哀夫已不哀而反禁人之哀者！又哀夫恣胸行臆，擠人於可哀可矜，而自爲愉快者！又哀夫助虐相淫，陷萬家於可哀可矜，而僅奉一人權笑者！蓋至此而荼毒攢心，無可告訴，徒飲痛銜恤而已！豈非之其所哀矜而辟乎！

怨恫憤盈，溢於紙墨。提學道閱度閱而判曰：『文心如此，何必應試！除名免責。』榜揭而諸生譁然，取原卷爭相傳寫，一時紙貴；亦可見人心不死，情到真處，無不感孚也！雖然，哀莫大於心死，當哀而不知

哀，尤豈獨明清易代之際也哉！生今之世，以若所爲，殆有甚焉，耗矣哀哉！用以卒吾篇。

明代八股文選本，如蘇苞九甲癸集，攬摭之多，至一百二十四種。黎淳國朝試錄六百四十卷，輯成化以前之文，邱濬爲序。而四書程文二十九卷，亦明初舉業程式，見明史藝文志，不載選者姓氏。然而恢闕其義，足爲準繩者，要不得不推艾南英爲宗匠；其所選明文定明文待諸書，大綱旣舉，衆目具張，黜富強而歸於王，辨禪墨而宗於儒，究周秦議論之失，斥漢唐訓詁之浮，一代風氣，皆其論定。然猶不如後來俞長城所選百二十名家稿之備；自宋王安石蘇轍以迄清初諸家，其所持擇，不名一格，每人各序出處於簡端，皆忠義文章之士，其人品僉壬者不與焉；用功甚鉅，用心甚深。見者謂其以史法論文，五百年之文，卽可以當五百年之史；亦洋洋乎大觀也哉！

國立中央圖書館



錄文在右半之天閣何以錄在左

人考明其後外簡藏書出類文章

不即考其後外簡藏書出類文章

新編其後外簡藏書出類文章

而後其後外簡藏書出類文章

刻出以簡文在左天閣何以錄在右

國立中央圖書館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學文代明

著博基錢

路南河海上

五雲王

人行發

路南河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刷印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二十年二十二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LITERATURE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By TSIEN CHI PO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3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



004759249

